

卷三十七

附錄六 世德記

卷三十六

附錄七 世德記附錄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十三冊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七

附錄六 世德紀

傳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為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邱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劉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叩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為師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為壇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

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簾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遜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 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易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遜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媿謝之先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為人筮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或二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為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銜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 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 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遜墜崖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

亦備言其焚書逃遊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  
寔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  
而樂貧賤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棲遯之計石有德  
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遯石翁云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筮居祕圖湖陰遇  
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  
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  
子列命六堂之上咸師資之儼奈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為最多而相知為最深因得備聞翁之  
隱德乃私為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  
垂裕江左聯綿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為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  
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興之筮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况世傑之  
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  
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祕圖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

先生始祖為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於苗之難祖祕湖漁隱彥達父遯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為世隱儒先生自為童子即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遯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遯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眾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為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既而遯石翁歿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饗殮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應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母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目修鬢望之以為神人無賢愚戚疏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為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曾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冷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為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為稱首瀾時為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

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為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筮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尚在其子孫耶

### 竹軒先生傳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叙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庭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為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啟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維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粲幼孤為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祿以為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萁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為敦睦之行先生容貌環偉細目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

犯為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履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之採擇焉

海石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千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為民望 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為 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為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眾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 闕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羣鷁歎屹然不為動伯安得直前徇 國不嬰懷回顧以成



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妒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屢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

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

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勲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為壽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為死矣而不死以為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構橫行禍機四

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續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偃然而逝計聞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

葬公郡東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子銘公墓子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子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已公銘當子屬願以江西之變關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叙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

者稱為龍山先生。上世自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廣國初為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峒苗為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年十六。喪父。屍自苗壤歸。莫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遜石翁。學精於易。嘗並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興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卒。父諱天叙。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乃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去。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視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為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為謝。卻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為崇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為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為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甯君良。擇師與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甯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為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

踵相接居翼之梅莊別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為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佞邪為勸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行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眾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尚食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為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為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

允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為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幾斃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為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尚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免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

及此將疏辨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邢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為踰月計始至慟絕幾喪生襄彝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為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為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塊苫踣踊過毀致疾及奠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贏餘恒與共之視其子若已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艱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為變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于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為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為意樓居厄於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歎語如常為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為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既貴恭儉不長壽四十一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即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邃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祔墓穴湖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墓公云惟古賢人君子未過之

時每以天下國家為已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為也公少負奇氣壯強志存用世顧其職業恒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 孝宗講筵啟沃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 龍馭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為噤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既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陰後三公者趣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

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僂僂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賈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徇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勲在冊府 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沒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撰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為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二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又五世矣叅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嘗造焉叅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既貴遂薦以為兵部郎中擢廣東叅議

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畏父尸歸葬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麓夜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偉貌修鬚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十言居祕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沒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叙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淑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為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卻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績窗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

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即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為若誦書不輟彼亦便奈呵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為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眾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為異每夜分輒眾登屋號笑或瓦石撼卧榻或乘風雷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襟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為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已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為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為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吾豈親見吾儕為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為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為弟子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為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甯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甯親至

館舍講賓主禮請為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梅莊請益間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詩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祁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為桴而渡奴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播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既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為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絃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為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為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為京兆悉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 廷試進士授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修憲廟寶錄充 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軒疾即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趣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已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為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



至號慟屢絕即日南奔葬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羣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卧人畜一不犯人以為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 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略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 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 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 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 特命為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為 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 命兼 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 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 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 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 命與纂修 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 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 上以先生講釋明贍故特久任是歲冬 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 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 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為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既逐新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知也瑾後知為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尚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

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 旨令致仕先生聞 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

免於禍矣既而有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 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

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免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

之即馳書止之曰是以為吾平生之大恥乎吾本無可恥今迺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

為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迺不復辨歷事 三朝惟 孝廟最知末年尤加

眷注屢因進講勸 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 上皆虛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當直

者必先期演習至 上前猶或盪張失措先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 上已幸講

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眾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生從容就案展卷敷析尤極整暇眾咸服其

器度內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 文華殿講大學行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

欲諱不敢言先生特誦說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吐舌而 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

命中官賜食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 聖心甚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

益用剴切 上亦精勤彌勵詎意 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而歸矣天道如斯嗚呼

悲夫先生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人無眾寡大小待之如一談笑

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控者惻然若

身陷於溝穽忘已拯救之雖以此招謗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少回曲

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達無所不可而

操持堅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見其有難處之事至臨危疑震蕩奴多披靡惶惑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者罕矣為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友出于天性祿食盈餘皆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不啻已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不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矣朝夕為童子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未嘗少離或時為親朋山水之邀乘舟暫出忽念太夫人即蹙然反棹及太夫人之歿寢苦蔬食哀毀踰節因以得疾逮葬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增病卧踰年始漸瘳然自是氣益衰先生素聞竄濠之惡疑其亂嘗私謂所親曰異時天下之禍必自茲人始矣今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族人之居溪傍者買田築室潛為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己卯竄濠果發兵為變遠近傳聞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遇害盡室驚惶請徙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為龍溪之卜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人勿輕語動已而新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逃龍溪咸謂新建既與濠為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吾乃獨先去以為民望乎 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亂宗國行見其敗也吾為 國大臣恨已老不能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算不可期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趣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訛言勿令搖動鄉人來竊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親朋皆携酒交慶

先生曰此 祖宗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 朝廷威靈震懾四海蒼生不當  
懼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天意也豈吾一書生所能辦此哉然吾以垂盡之年幸免  
委填溝壑家門無羨僂之慘鄉里子弟又皆得免於征輸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子相見有日  
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諸親友咸喜極飲盡歡而罷已而 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  
飛語構陷危疑洶洶且夕不可測羣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籍其產宇丁畜若將抄  
沒之為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戒家人謹出入慎言語而已卒  
已 今上龍飛始下 詔宣白新建之功 召還京師新建因得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尚  
書封新建伯遣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新建遂下 温旨存問先生於家兼有羊酒之賜適先  
生誕辰親朋咸集新建捧觴為壽先生蹙然曰吾父子不相見者幾年矣始汝平寇南贛日夜  
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宜爾不敢為汝憂也甯濠之變皆以汝為死矣而不死皆以事為  
難平矣而卒平吾雖幸汝之成然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敢為汝幸也讓搆朋讎禍機四  
發前後二年矣乎知不免矣人皆為汝危吾能無危乎然於此時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性不  
為無益雖為汝危又復為汝喜也天開日月顯忠遂良宮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  
堂人皆以為榮吾謂非榮乎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為榮復以為懼也夫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新建洗而跪  
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會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

旦暮疾復作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午正月勢轉劇二月十二日巳丑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臨絕神識精明略無昏憤時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為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屬疾且革先生聞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爾輩必皆出迎聞已成禮然後偃然瞑目而逝先生始致政歸客有以神仙之術來說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間以內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類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槁然獨往於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為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世人悅生惡死故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惡死悅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術無所用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奇詭之說廓然皆無所入惟岑太夫人稍崇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亦復不以為累也先生既歸即息意邱園或時與田夫野老同遊共談笑蕭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宜且閉門養威重者先生笑曰汝豈欲我更求作好官邪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以介意嘗構樓居十數楹甫成而火賞積為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款接談笑衍衍如平時略不見有倉遽之色人以是咸嘆服其德量云先生元配贈夫人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紡績以奉舅姑既貴而恭儉益至壽四十九先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次守儉楊出太學生次守文趙出郡庠生次守章楊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

邑徐愛始鄭夫人殯郡南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峯之陽而葬先生焉深先生南畿所錄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牆最久每當侍側講道之際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山里第扁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之志也大業日遠子必勉之臨望而別嗚呼深鄙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也謹按王君琥所錄行實泣而叙之將以上于史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撰

甘泉子挈家閉關於西樵煙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久菴黃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大宗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敘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遯石公與準厥有禮易之傳遯石公出於祕湖漁隱公彥達祕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溫友善仕為廣東恭議死難也推其華胄遙遙派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乘雲下昇天樂導之

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間一齋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啟之矣讀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準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指也而人或舍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為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己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督造王威寤墳辭卻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符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部主事審因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死朝廷有殺諫臣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怵甘泉子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為萬物常往來何名為無為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游子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惡為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沈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為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

為之作詩有云佯狂欲浮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為神奇者  
烏足以知公者哉復起尹廬陵卧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為吏部驗  
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隣矣遂就甘泉子長安仄厰右鄰居之時講于大  
興隆寺而久菴黃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懽語合意久菴曰他日天台雁蕩當為二公作兩草亭  
矣後合兩為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  
甘泉子還期會于滁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南歸陽明公時為南  
大鴻臚逆弔于龍江關尋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  
溪桶岡利頭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之知請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  
用亦以陽明公素養銳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間也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  
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使以去也蓋公前有宰相之  
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為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有甯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贛  
兵素振既足為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興兵會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  
黨封府庫之財收刼取之印安脅從之民釋被報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趣樵  
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然稱為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妬  
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  
張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為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



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仗節死義耳其猶使冀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泌告變即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脅公也其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為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 賜敕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成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歲支米一十石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憂而四方從學者日眾有迎忌者意致有偽學之劾者人其勝天乎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 命為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勤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土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為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叅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

此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為功無破巢之功也無功以為有功也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為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為宋襄陳儒之愚已耶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 命其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 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以譖公 上革之恤典人眾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召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為之乎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為有君子度量焉可尚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弔於途曰哲人其萎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與弔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菴公為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

南嶺嶙峋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叟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狹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人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為體物莫非已抗疏 廷杖龍場煙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廬陵卧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眾志皆通孚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涖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屢收奇功蓄勇養銳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真子往化消變無為閩道豐城及變未

萌聞變邁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獻馘爭功欲殺永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悅隱之于心以莫不戚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綰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羲之少隨父曠渡江家建康不樂徙會稽其後復徙荆之華塘自華塘徙石堰又徙達溪有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溫友善仕國朝為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興準號遜石翁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十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封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孺人贈夫人繼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卻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遂言穎異頓發年十一竹軒翁携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陽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

三侍龍山公為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任狹畿內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為書將獻於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叟先生異其質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為可學而至遂深契之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已未登進士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 欽差督造威甯伯王公墳于河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即演八陣圖識者已知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甯伯授以寶劍既竣事威甯家以金幣為謝辭不受乃出威甯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慧星及靺虜猖獗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為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鐙書室俟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關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秘旨靜坐為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即命僕要于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為神甲子聘為山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湛公若水一會而定交共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拏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乞 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託為投江潛入武夷山中決意遂邈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遂據香案卧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推醒曰

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 朝廷尋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為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沂彭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爰于叢棘間遷于東峰就石穴而居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蠱殺之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溼乃相與伐木為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三僕歷險冒障皆病公日夕躬為湯糜調護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乃為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註疏若相抵牾恒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說時元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為聖學復睹公因取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已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思州守遣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相與毆辱之守大怒曰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喻以禍福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說 朝廷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僅酋有阿買阿札者標掠為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竦然操切所部民賴以甯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 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妻以詞訟公坐視其成圖圖清虛是歲冬以朝 覲入京

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興隆寺予時為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賢求之紫陽濂洛象山之書  
日事靜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嶠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  
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而慕公即  
夕趨見適湛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也予曰雖粗有志實  
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即問曾識湛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  
盟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館中會湛公共拜而盟又數日湛公與予語欲謀白巖喬公轉告家  
宰遂庵楊公留公北曹楊公乃擢公為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  
食起居日必共之各相砥礪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  
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湛公使安南予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予以疾告歸公為文及詩送  
予且託予結廬天台雁蕩之間而共老焉湛公又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結廬與予三人共之  
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眾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  
者乙亥 朝廷舉考察之典為疏自効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疾甚乞養  
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  
人山谷兇民初為攘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  
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尚書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疏以辭亦  
不允督旨益嚴公遂受 命既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

廣東龍川泃頭諸賊酋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訶覘不惟言出于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者占卜或巳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普為名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百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銜枚直趨象湖山搗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間驍悍猶能凌絕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首獲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遜入廣東界上黃蠟樟溪大山賊酋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俘獲益多其脅從餘黨悉願携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十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剋期進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

脚等處分為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顧不暇望風瓦解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搗  
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玩苦宅溪苦宅溪清泉溪曰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  
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嘗上疏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 勅便宜行  
事及請令旗令牌報及是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輦賊虜掠居民廣東利頭等處強池大鬻等  
三千餘徒突圍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  
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勦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  
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眾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  
機而動日翦月削可使漸盡復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  
奏請夾勦疏下復上疏議處兵糧事宜六月召知府李數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略領兵分勦生  
擒賊酋陳曰能等搗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勦方略先是屢請 勅便宜行事  
眾皆笑公為迂惟尚書王公慨然曰 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  
因公疏覆議奉 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賜敕書及前所請旂牌便宜行事廷議  
以公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級數多降 勅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  
十兩絛絲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峒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  
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為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  
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心而桶岡



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找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命指揮郊文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瀄帥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李敷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詞知各險隘皆設礮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堦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銳炮鉤鎌使由間道攀崖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勢茅為數千竈度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為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戶陳偉高詹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水礮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橫水既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霧雨連日公令休兵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蘿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磴黃懸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

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今移屯近城休兵養銳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縉入賊營期以翌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滄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蘿洞皆于是月晦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酋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為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亦敗走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瀨頭賊酋池大鬚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于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鬚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為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為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

趣伐木開道將回兵瀕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眾三千餘為池大鬢所脇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鬢僭號設官及以偽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謀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眾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鬢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亨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眾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鬢等乃謂其眾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鬢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寮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鬢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鬢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寘于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令水直搗下瀾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瀾先是賊徒得池大鬢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十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為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瀾各哨官兵遙聞三瀾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於是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

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趨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物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時為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邢珣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為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歲時祭禱上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閭餘之地政教不及人跡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斌吳玘等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勸平上三省夾勸捷音疏 朝廷論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蔭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敕獎勵懇疏辭免乞原職致仕 溫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戶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獲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為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喻戶曉而贛俗丕變贛人多為良善而問學君子亦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瓚逆知宸濠必將為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真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為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勅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貢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

此以牽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為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具題降 勅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貢等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益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既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才眉濠怒遣還密使人殺于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畝典史鄭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泌具言之公度單旅倉猝兵力未集難即勤王亟欲溯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為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起舟人猶不肯行拔劔馘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留行麾下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為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 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為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為間諜假奉 朝廷密旨先至甯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甯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偽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即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避獲優

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數萬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脇從之人又六七萬虐燬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逆為牽制之圖遠近軍民劫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濂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赴部調用僉事劉監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繡間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勵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為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偽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

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盛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孺攻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暉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以誓師且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奮激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為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噪並進梯縵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樛及偽太監萬銳等十餘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揀火撫定居民釋其脇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脇從布政使胡廉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即欲回兵李士實阻勸以為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眾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以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眾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

于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捩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規謂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規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鋒敵方交若即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 宗室郡王將軍或為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噪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



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眾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併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卻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鉞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眾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參贊尚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

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既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為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因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為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為提督等官左都督劉翬為總兵官太監張忠為提督軍務張永為提督營畫機密軍務并體勘濠及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太監魏彬為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為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稱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翬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倅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為己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為之醫藥死者為之棺斂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於旁令公坐公乃佯為不知遂坐上席轉旁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為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為矣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萍上疏力止以為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輦輶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為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飛隙竊

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况平賊獻俘固 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于九月十一日  
親自量帶官軍將濠井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 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抗謂  
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繼旱灾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奸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  
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為 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  
但將順 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  
捷音以為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 欽差總督威德  
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 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 上前備言公  
盡心為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 上不信又言此既不  
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 上乃召公公即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  
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于 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  
眾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 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肖公像  
歲時報祀猶夫贛焉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葬節奉 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  
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著督兵  
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故復領巡撫事江西兵殘之餘宗室  
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盡公為之賑恤綏勞撫定奏免租稅又將城中沒  
官房屋及濠違制宮室與革毀一應衙門皆修改為公廨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

詔書給還原主管業其餘照依時沽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免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餘羨收貯布政司用備緩急是年 月 上晏駕 今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公馳驛起程為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為 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晏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制曰可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 旨益勤本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為提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累疏辭免欲 朝廷普恩賞于報効諸臣又極言舉人冀元亨因說宸濠反為奸黨構陷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仇抱冤齎恨願盡削己官移報元亨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為移咨六部申理其冤及元亨死又為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眾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偽學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禮部尚書席公書為疏特薦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鏞不克成功張公孚敬拉桂公壽同薦桂公不得已勉從薦公得俞 旨兵部奉 欽依差官持檄授公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勘處彼中事情上疏辭免舉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自代不允 上與楊公一清曰

若姚鎮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遂令鎮致仕又降 旨督趨赴任 旨云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舒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裹齎文前去敦取赴任行事該部知道予時為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軍功及薦公才德堪任輔弼 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乃與張公孚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為兵部尚書桂公知遂大怒詈予潛進揭帖毀公 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蒞任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為亂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謝恩極言致亂之由平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清與桂公萇謀恐事完回京復命見 上予與張公又薦之

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咨

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伍文定邢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為進兵行勦

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為然至南

甯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

即歸仍使分留南甯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思田二府目民盧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

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不速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

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公諭以 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

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 朝廷恩德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 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為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為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為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既絕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又按視斷藤峽諸處徭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二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流劫郡縣檄參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于是命潯州衛指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辰州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勦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勦六寺等賊巢先

是賊酋訶知公住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倉惶失措擒斬賊酋及黨與頗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拔大緣崖仰攻復大破之乘勝攻破油碎石壁大陂等巢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我兵追急爭渡溺死者無算斬獲首從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潯州府住劄復進勦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永順保靖壯兵爭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將險結寨乃摛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分路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祐分投密調各目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勦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男婦頭畜器械殆盡以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親臨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蓋南舟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效順服化思恩舊在寨城山內尚厯高山數十餘里令移于荒田地方四野寬衍之處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移鳳化縣治于虞鄉為立解字屬之思恩于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民之要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目兵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泰將兵備等官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服者管之節疏奏請定奪奉 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慰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加寫勅差行人齎去獎勵還賞銀

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九月八日行人馮恩齋至廣城是時公已卧病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億視事年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日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託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為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纊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為可恨耳遂逝昇至南安府公館而斂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者妣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訖至桂公薨欲因公乞養病疏參駁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參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又詆其擒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公孚敬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得宜征勦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嘆謂予知人之明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即薦于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桂公楊公聞之皆不樂乃嗾錦衣衛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金銀百萬託余送與張公故薦公于兩廣余疏辯其誣奉旨黃綰學行才識眾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遷這厮捏詞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便照前旨嚴加審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詞并幫助奸惡人犯來說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為詹事桂公楊公計欲害公恐予在朝適南禮侍缺



即推子補之明年春 上將出郊桂公密具奏帖揭云 上遂允命多官會議削公世襲伯爵并 朝廷常行恤典贈謚至今人以為恨公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為己任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深讎皆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羹珍鼎錦衣緼袍大厦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也配諸氏泰議養和公諱某女不育撫養族子曰正憲諸氏卒繼張氏舉一子正億適子女僅二週而公卒遂鞠于余以恩廕授國子生孫男 曰承勳承學口口口口孫女五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略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誦而習者可知其造詣矣濤之變蓋非一日其丞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招亡納叛誘致劇賊召募四方大勇力能拔樹排關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百萬造奇巧器玩賄結内外大小臣僚至有奏保其仁孝者有復其護衛者有備其官僚者有為潛布腹心於各鎮及畿内各要地復陰置奸徒於滄州淮陽山東河南之間起事之日號稱一十八萬從之東下者實八九萬非公忠義智勇誓不與賊俱生奚旬月之間遂得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成 宗社無疆之休哉不特此也南贛等處賊巢蟠居三省積數十年如池大豎之儔皆勇力機智絕人者非先計除之則宸濠一呼風從烏合其為天下禍當何如也且八寨為害積幾百年思田擾攘亦既

數年一旦除而安之文武並用處置經畫皆久遠之圖惜當路忌之既深而南北言臣又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予以女許公之子蓋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鉉因予諍張公大同之征當別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予回護屬官鄒守益難居大臣調予邊方泰政賴聖明復職汪又為疏論公偽學及指予皆為黨邪不忠予又為疏明諍大同之心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予所以憫予許婚攜撫皆非得已疏上亦賴聖明拔之宥宥因察公與守益之無辜於乎公既困屈沒齒尚尤不免則公與予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悲夫子正憲正億將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葬於洪溪之高村為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者乞銘于宗工幸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擇謹識

祭文

親友祭文

石潭汪俊禮部尚書

惟公豪傑之才經綸之業習坎心亨窮標峻揭勲名既懋德譽亦隆陽明之稱走卒兒童維吾兄弟投分最早坐或達旦何幽不討忽謫萬里執手贈言誓將結茅待子雲煙公茲東來曰予無樂樂見故人來踐舊約旗旄央央流水瀰瀰公私皇皇或卧或起乃重訂約其待予歸歸將

從容山遨水嬉公既奏凱吾治吾館忽聞訃音乃以喪返嗚呼公有大勞 國史輝煌公有心  
學傳者四方公何以沒吾何以傷交情未竟公進此觴嗚呼哀哉

北原熊浹

吏部尚書  
南昌人

於乎公有安危 朝廷重輕公有進退世道升降公有存亡聖學晦明公之生也士如寐覺民  
如醉醒吏振循良之化將知仁義之兵寇賊奸宄逆節不敢以復萌譬如祥麟威鳳一見於海  
嶽羣島百獸率快覩以飛鳴公之死也士迷嚮往民壞長城吏肆貪殘之虐將無紀律之馮不  
逞餘孽四方嘯聚而橫行譬如山崩梁折物害民殃徒奔走而無盜在昔江藩不軌荷義舉兵  
談笑而清今幾何年元惡大憝已湮沒而無形曠恩厚德尚爾如生方公之歸也幸其鱣堂載  
啟木鐸揚聲斯文未喪庶幾有興其再出也意其入東鈞衡輔成 聖德豈期仗鉞不得一日  
立乎 朝廷脩然長逝豈厭世濁之不可撓抑天不愍遺俾我民之失典型雖然可盡者公五  
十七年之身其不可盡者與天地相為終始之令名豫章為公過化之地浹等遙瞻靈輿匍匐  
往迎豈無昭假以慰微忱此又不得以天下哀而奪吾黨私公之情嗚呼哀哉

誠齋汪鉉

兵部尚書

惟公擅華國之文奮匡 君之節懷希聖之心彰伐叛之烈一代之英萬夫之傑追韓范以馳  
驅兼朱程而教設夫何梁木忽傾台星俄折章水咽而不流楚雲愁而四結豈物理之乘除有  
數抑造化之無常者不可以臆決鉉叨繼公後亦惟遵公之轍辱公深知大懼累公之哲不敢

以公所不屑者而自屑也旅櫬搖搖瀉椒漿以薦潔陳詞未竟自貽無窮之咽

胡東皋 四川廉使

嗚呼哀哉公其可死乎母太夫人孰為之養焚焚遺孤孰為之撫而成之乎其大者 聖明堯舜方倚公為皋夔四方未甚迪亂正倚公神武之功以鎮定之而公其忍死乎其大者聖學不明幾千百年於茲賴公良知之學以昭揭之雖其妙契獨得亦天之有意於斯世斯人故屬公以先知先覺之責公之門人滿天下固不無如顏如閔如參如賜者出於其間足以繼往開來永公之傳於不朽然公不及親見其道之大明大行於天下公其忍死矣乎嗚呼哀哉雖然功在社稷道在人心文章在遺書母老子幼而有二仲之賢為可恃且死 王事公復何憾予又安得戚戚於生死之間乎獨相去萬里不得執手永訣親視含殮為可恨耳茲以兵事就道臨風一奠以寄吾哀而萬一之私曷其有涯也邪

徐 璽

嗚呼先生有汲長孺之直而辭不至於贛有張晉公之忠而謀不至於疏有朱晦菴陸象山之讀書窮理穎悟直截而存心致知不至於偏廢方其夷江左之大難也浩然歸志自謂得所欲矣及聞百粵之亂也應 召而起履險若夷功以時建大彰德威中道而殞輿櫬以歸嗚呼先生而止於斯耶吾子曰愛受教門下先生愛重匪特親故先十年而卒先生哭之慟孰謂吾今之哭先生猶先生之哭吾子也嗚呼痛哉壽夭也生順死安吾豈為先生憾然 朝廷失重

臣斯文失宗主幼子失所怙嗚呼痛哉敬陳薄奠聊寄痛哀魂兮耿耿鑒茲水懷

儲良材 巡按御史

嗚呼先生勲業文章聲光榮遇夫人能知之亦能道之夫復何言客歲云暮柩臨南浦良材等載奠載奔小大莫處想其道玉山厯草萍東望會稽先生故里也搖搖旅魂庶其甯止嗚呼異土之殞數也首邱之敦仁也數以任其適然仁以歸於至當君子也尚何言哉

儲良材

嗚呼濂洛云逝斯道攸印公啟絕學允協于中鑰啟發蒙我知孔良允文允武綏我四方四方既同公歸江東童冠二三春風融融峯寇匪如跳梁三紀維公來止載囊弓矢南夷底績公既彌留人百其良况我同儔小人靡忤君子昌宗羞我黃流為天下慟嗚呼哀哉

王堯封 右副都御史

嗚呼先生以純粹之資剛毅之氣通達之才雄渾之心得之學今焉已哉方其叛逆豎也而奸黨息殲叛宗也而天下安化猛獍也而邊夷格 帝念厥勲爵位載錫聲光洋洋簪纓奕奕今焉已哉方今 聖明在上勵精唐虞之治天奚奪之速而顧不憇遺以共弼厥成耶嗚呼天宅茫茫至難謀也寒蟄唧唧於月砌鸞鳳淪沒於岑丘蕙蘭靡靡於蔓草菴菴蕃盛於道周慨物運之不齊於天道乎奚尤於乎先生其已焉哉堯封等竟陳詞兮酌醴靈彷彿兮淹留

王暉

嗚呼先生排奸觸忌忠則烈矣蒙難者貞節則甘矣戡亂靖戎功則懋矣修辭立教文則崇矣  
撓謙下士德則允矣明誠合一道則章矣忠足以名世而孤忠諛蔽弄之黨節足以名世而奪  
循資固寵之習功足以名世而基社稷無疆之休文足以名世而洗杜謾鑿空之陋德足以  
名世而動凌高厲空之志道足以名世而破支離偏曲之學然則先生之生也雖謂其隨之以  
存先生之死也孰謂其隨之以滅如有作者其不可及已夫嗚呼先生

有司祭文

吉安府知府張漢等

嗚呼先生宏毅剛大履險涉崎忠孝文武為學者師任崇正黜邪之責而功同孟氏合知行動  
靜之一而道傳子思問罪興師堂堂豫章之陣而懷來安輯正正百粵之旗方南仲奏春風之  
凱而武侯星殞乃龍蛇遘康成之夢而學者興悲六經之迷途誰指明堂之梁棟誰支誰作萬  
里之長城誰窺一貫之藩籬豈非天奪朝廷之楊綰與吾黨之濂溪漢等晚生末學敬仰光  
休矧廬陵望邑為先生過化舊邦而流風餘韻為先生之山斗門牆溯姚江而源流滾滾瞻五  
嶺而雲樹蒼蒼訃聞螺浦悲傷旁皇徒使吾黨德劔道範之望付之於無何有之鄉有真椒漿  
有淚淋漓臨風載拜先生其來嘗

南昌府儒學教授廖廷臣等

惟公以心會道倡學東南以義興師討平逆藩天子曰都爰錫公爵四方景之泰山喬嶽公

方東歸江漢龍飛冀公憑翼道與時熙固天下之延頸實我公之優為詎意百粵群醜弄兵潢池僉曰平之匪公弗宜拜命南征蠻方丕敘經略彌年委身勞瘁連章乞歸公疾乃革天不憖遺斯文之厄嗚呼公之功業似若未竟公之道德曷擊存亡蓋功難以存而建道不以死而弗彰公無憾矣

玉山知縣呂應陽

嗚呼哀哉銅柱標伏波之勲岷碑墮羊公之淚嗚呼哀哉明堂遺棟石之思稽山還英靈之氣嗚呼哀哉邊陲罷鎖鑰之防章縫奪蒼龜之恃殲我哲人豈其躬瘁應陽等竊嘗淑公緒論恨未登其庭也來更茲土聞諸異時逆藩拂經不曰是膺伊憂傑之奮義實夫子之先聲不然雖竭西江之水未足以洗數年之兵是則公之澤在天下而西人再造于公世世德也靈輻何來載疑載驚今也號咷昔也歡迎我冀我奔願百其身公乘白雲歟鑑孔神而陽耿耿于平日者猶未能盡鳴也

門人祭文

顧應祥應良

嗚呼夫子天其憫俗學之卑陋而生此真儒耶何栽培之獨厚也其眷聖上之中興而生此賢佐邪又何遽奪而使之不壽也嗚呼夫子今不可作矣斯道斯民真不幸矣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尤所私痛者妙道精義不可復聞霽月風光不可復見矣將使末學悵悵可受而不可傳

邪嗚呼哀哉故陳遠奠封寄潺湲盛德大業言莫能名至痛深悲辭莫能宣

黃宗明

自道術為天下裂而人不知其有已忘內逐外誇多鬪靡搜羅訓詁立世赤幟孔孟既遠濂洛亦逝豈無豪傑如草廬氏覺彼暮年精力隨塹金溪之學為世大忌惟我夫子丰神凜異少也雄傑出入亦幾鬼神通思精識徑詣汎掃支離收功一致哀我人斯開關啟閉良知之說直截簡易無俟推求無不該具順我良知行罔或悖逆瑾煥惑言官盡繫公觸危機從谷就理謫官蠻貊艱難罔躡汀贛賊起公握兵符獷狡既殄老稚歌呼藩王稱亂海內憂虞夫子倡義一鼓獻俘岑氏構禍東南驛騷五六年間財耗兵逃公撫循之鞭笞其豪事適機宜畏威懷德出其死力裹糧滅賊八寨奇功神武難名十年命將手提重兵人曰勞止馳驅靡盬先生再至救無軍聲講學其間朝夕靡停運籌決策賊以計平出入兩廣瘡痍傷生積成疾疚中道殞傾於乎痛哉夫子之教如揭日月人方瞻仰斯文遽絕夫子之忠功在社稷身死未幾讒謗交集世路險巇人言易訛命也如何憂患寔多某自服膺十有餘年奔走畏途舊學就捐孤負教育誰執其愆今茲矢心昕日勉旃啟夕跼莫號呼旻天明發赴官敢附告焉嗚呼哀哉

魏良器

嗚呼先生遽止於斯邪振十年之絕學發吾人之良知靡用志以安排曷思索而議擬自知柔而知剛自知顯而知微挽人心於根本洗末學之支離真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障百川而東



之使天假先生以年大明此道斯世殆將皞皞而熙熙於乎曾謂先生而遽止於斯邪士癸甲乙之歲坐春風於會稽先生攜某於陽明之麓放舟於若耶之溪徘徊晨夕以砥其愚而指其迷已而已而今不可得而復矣嗚呼天果有意於斯道耶何啻我先生之期頤天果無意於斯道耶則二三子在焉苟不忘先生之教其傳猶或可期洋洋如之靈尚其陰隙而默相之於乎章江之水其流湯湯既羞我般爰薦我觴覩靈輻之既駕愴予衷之皇皇

應典

維公學承千聖之傳道闡諸儒之秘立言垂訓體本良知功歸格致修齊治平一言以蔽將刊末學之支離訂二教之同異總攝萬殊歸之一致進以覺夫當時退以淑諸來裔彼忠諫之動朝廷勲業之銘鼎彝文章之被金石世之君子或以為難在公則為餘事耳方奉命以南征為朝野之毗倚胡天命之不延乃一朝而云萎典等受教有年卒業無恃慟侯江干淚無從止嗚呼公雖已矣神其在天文未墜地庶幾有傳握椒蘭以薦心指江流而誓焉惟遜志以無負庶歆格乎斯筵

樂惠等

嗚呼乾坤孕秀哲人降生睿知間出忠孝天成多材多藝天縱其能精一之學堯舜是承良知垂教如夢得醒四方風動豪傑奮興雲集魚貫日淬講庭豈其徒學為國柱石忠鯁立朝不避權逆竄逐夷方優游自適世態浮華無能損益玉蘊山輝珠沉光溢宸濠倡亂人心競競

禍自蕭牆誰敢為敵惟師威武一鼓褫魄功業既著讒口交棘師乃休休退而自食榮辱毀譽弗留于臆惟道不明心焉則戚與二三子講學是力風月為朋山水成癖點瑟回琴歌詠其側天王聖明旂常紀錄西醜陸梁日費千倉凱功未奏主憂寧忘奉詔徂征應時翱翔既負重委文德丕揚先聲按撫弓矢斯張醜類來歸緝緝洋洋曰今已後弗復敢攘師乃諭曰兵加不軌不殺投降爾歸王化我豈爾戕歸完爾室幹乃農桑亦有八寨盜賊叢積一罹其毒朝不謀夕開國以來屢征弗獲選將用兵曾何休息貽禍非小實傷國脉窺望竊發其機已迫師軫民憂不計失得詢謀僉同便宜行策神機應變旬日勦賊巢穴既空瘡痕蕩除招撫流移復其田宅長慮永圖扶病區劃相彼夷方隨俗因革爰立土官分地授職犬牙相制世守疆域保甲既嚴部伍既飭統于流官庶無間隙爰修文教俾肄儒籍變化夷族實為美則似茲哲人邦其有光蒼生父母後學梯航宜應福祉享壽無疆胡天不憫俾沒瘴鄉王事忠矣遺孤誰將斯道之責孰能担当嗚呼已矣朝野悲傷知夫子者和氣春陽昧夫子者如刺如鉞嗚呼道大難容古今之常爰有公論孰能泯臧惠等聞訃驚悼涕泣沾裳匪天喪師二三子歿百拜薦奠聊洩悲腸靈其不昧庶幾見嘗

王良知

嗚呼已矣自夫子沒而乾坤無粹氣矣山嶽無英靈矣國家無柱石矣弟子無依歸矣嗚呼已矣詎謂廣南之役遂為永訣矣乎夫子以道殉身以身殉國超然於壽夭之間則亦何憾而

二三子之悲傷則固無以自贖於今日也嗚呼哀哉薄奠一觴摘詞伸忱神其不昧庶幾來歆

薛侃翁萬達

嗚呼世有一長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學繼往聖功在生民顧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  
與人為善之心豈非淺近易知而精微難悟劣已者容而勝已者難為讓耶且自精一之傳歧  
而為二學者淪無滯有見小遺大茫無所入吾夫子發明良知之說真切簡易廣大悉備漫汗  
者疑其約而不知隨遇功成無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而不知方員無滯動出規矩  
非率略也襲古者疑其背經考之孔孟質諸周程蓋無一字一意之弗合尚同者疑其立異然  
即乎人情通乎物理未嘗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有功於世教聖門之宗旨也蓋其求之也  
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時雨之  
施弗先弗後而言之易入若春風煦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聞識其發大  
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然若蒼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議夫子者非晏  
嬰之知則彭更之疑非互鄉之惑則子路之不悅非沮溺荷蕢之譏則武叔溷于髡之詆用是  
紛紜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侃也不肖久立門墻而不聞頃年以來知切淬勵夫子逝  
矣慨依歸之無從慮身世之弗立鬱鬱如癡奄奄在告蓋一年于茲矣方將矢證同志期奉遺  
訓尚賴在天之靈昭鑑啟牖使斯道大明于天下傳之來世以永此于無窮是固夫子未盡之  
志也靈輻將駕薄奠一觴哀懷耿耿天高地長於乎哀哉

應大桂

嗚呼人知有先生之道而或未盡得先生之教人陰荷先生之功而或未盡白先生之忠已卯之變吾不知其何如也而謗固以隨交廣之難吾又不知其何如也而死竟以俱嗚呼外吾教者斯仇晦吾忠者斯妬豈瘡痍之足尤實氣運之不扶虎豹委於空山豺狼號於當路風雨嗟其何及冢園悽而誰顧吾念先生之悟道也以良知為扁鑰其收功也以格致為實際體常祕於玄默用實祭于經濟桂等猶及見先生之面復密邇先生之居雖未稔于耳提口授之下或少得于神交契悟之餘方有待于卒業而先生竟以若斯痛先覺之早逝悵末學其何依幸門牆之無恙或斯文之在茲

劉魁

嗚呼夫子已矣後學失所宗矣生民失所望矣吾道一脉之傳將復付之誰矣雖然人心有覺德音未亡儼門牆之在望顧堂堂之非遙去意見之私而必於嚮往掃安排之障而果於先登是在二三子後死者不得辭其責矣歸墓有日築室無期臨風遣使有淚漣沍嗟何及矣矢志靡他庶其慰矣

萬潮

嗚呼古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社稷之臣非先生其人耶曩哭先生之柩於錢塘之許今拜先生之墓於蘭亭之陽吾道終天之慟其何能已耶潮早歲受知不徒文字循循善誘孔孟我

師剖璋決藩直指本體良知是致一以貫之謹服膺以周旋若飲渴而食飢悟大道之易簡信精一而無私顧雖有覺而即在實惟念茲而在茲夙夜戰兢深懼無以奉揚先生之教惟先生在天之靈陰啟予而終成兮

張津等

惟我夫子德本誠明才兼文武以踐履為實而厭俗學之支離以廣大為心而陋專門之訓詁功夫啟易簡之規指授關良知之戶惟所立之甚高故隨在而有補以之講道則化洽時雨之施以之立朝則儀漸鴻羽之楚以之承詔奏則右尹祈招之詩以獻君謨則宣公獨對之語至於名振華夷勳邁今古季札觀魯方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虜元惡之首既殲醜類之儔咸撫此則勇夫悍士猶以為難而夫子獨談笑於指顧夫何中山之功甫就俄盈謗篋之書武武之恨有餘輒動英雄之憮一老不遺萬民何憺天軸西馳江聲東吐草正芳兮鳩鳴日未斜兮鵬舞叫臺城兮雲悲撫鐘阜兮煙鎖吁嗟夫子兮固無所憾而辱倚門牆者不能不為終身之苦學未傳心言徒在耳忍觀絕筆之銘式奠臨棺之祖悵吾道之已窮蓋不知涕泗長空之雨嗚呼哀哉

王時柯等

嗚呼天惟純佑材生文武學本誠明道宗鄒魯羽翼程朱頡頏申甫早掇巍科筮仕天部始謫龍場直言忤主九死不回孤忠自許繼遷廬陵人思召父再擢鴻臚薦登樞府專閫分符衣

繡持斧機密慮周戰勝攻取芟夷洞寇四民安堵蠢茲逆藩束身就虜勤在王家爵封南浦  
猺獠相攻賴公柔撫楚獨無告賴公哺乳民昔干戈今且俎民昔呻吟今歌且舞式遏寇攘  
孰敢予侮憂無西顧殿有南土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山斗仰瞻鳳凰快覩厥德斯懋厥施斯普  
人懷至今公竟作古意公神靈翱翔天宇在帝左右為帝夾輔降為河嶽廟食簋盞柯等親炙  
至教恩沾肺腑憶昔請益期以振旅云胡背棄使我心苦敬奠一觴痛深談虎

鄒守益

聖學綿綿嘻其微矣貿然末俗紛交馳矣矧茲寡陋莫知所之矣謂考究遺經可自得矣旁搜  
遠勘亦孔之疲矣將摹仿而效千古可期矣外貌或似精神非矣不遇口口孰醒我迷矣良知  
匪外鑠自東彝矣戒慎恐懼通晝夜而知矣醉酢萬化口我規規矣聲應氣求四方其隨矣譬  
彼昏瞠慶口口矣霜霧忽乘之眾安歸矣將民之無祿罹此菑矣百世之慟豈獨予私矣

葉溥

嗚呼先生乾坤間氣嗚呼先生夷夏重名謂孔孟學必可成也謂周召功必可立也故以心覺  
天下不罔以生也以身翰天下力盡而斃也竟虛 天子之注日深吾黨之思將造物者忌功  
抑忌德也何遽止此而不究所志也嗚呼先生繫誰無福

陽克慎

嗚呼天胡奪我先生之速耶有濂溪之學而能自強有武侯之忠而能自將有子儀之功而能

自忘有良平之智而能自藏真所謂文武兼資乾坤間氣領袖後學柱石明堂者也天胡奪之速耶撫靈輒兮涕泗淋漓秦山積兮莫知嚮往絮酒為儀兮薦此衷腸神尚不昧兮來格洋洋師服問

錢德洪

夫子既沒於南安寬畿奔喪廣信擬所服於竹峯邵子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制也寬畿曰然然則今日若有間也夫子沒於道路執喪者弗從寬也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焉寬畿請服斬以從至越則釋麻衣布經終奠則釋寬居越則經歸姚則否何如邵子曰亦宜於是畿也服斬以行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趨殿對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庾嶺聞之且喜且疑即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為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于江西之南安聞之昏殞憤絕不知所答及旦反風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此極耶吾生如偃草棘薪何益於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贖而顧羨吾天子邪日夜痛哭病不能興除夕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已矣天實為之奈之何哉斯道晦冥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天子始盡發其秘同志相承日孚以博乃有今日亦云兆矣天子聖明注眷日殷在朝諸老又更

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心則其未盡之志當更展矣今若此天意若將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薄蝕天道之祕既以其人而發泄之又旋而撲滅之乎遡觀孔孟已莫不然夫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君也今有君矣而夫子又若此果何謂耶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寬畿各以所見未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侍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送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為究極之說由是退與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冀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別次嚴灘踰年而聞訃復於是焉云何一日判手遂為終身永訣已乎夫子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為生耳向使吾人懵然無聞如夢如醉以生於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此焉吾何以為生哉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為哉嗚呼命也已矣天實為之奈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眾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正四書有傍註傳習有錄文有文錄詩有詩錄政事有政事錄亦足恃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踰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遊魂收其遺書歸襄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姪子姓及我書院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尚望我四方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為遐遺乃大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沒乃光於萬世者亦以其門人子弟相守不變耳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



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三年則益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採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則復遣人一以哀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驗朋友之進足為吾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預以陳告惟吾同志憐念憐念

遇喪於貴溪書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廩濶之亂疾作二十六日旋師廣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踰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水隨弗敢告夫子時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須臾氣息次南安之青田實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時也是日贛州兵備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奔自贛節推周君積奔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明日張敦匠事飭附設披積請沐浴於南埜驛親進含玉陸同殮祔又明日南贛巡撫汪公鉉來蒞喪紀士民擁途哀號汪為之揮涕慰勞十二月二十日喪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按御史儲君良材提學副使趙君淵哭士民皆哭聲載於道乃挽喪留於南浦請改歲而行以盡士民之哀趙日至三踊哭有問之曰吾豈為乃公哭邪已丑改歲六日將發舟北風厲甚儲焚香虔祝於柩曰公弗行豈為士民留邪公黨有子嗣門人亦望公久矣即時反風不四日直抵

信州嗚呼夫子沒而諸大夫之周旋者至矣是固夫子盛德所感亦諸大夫好德之誠也二三子弗身承其勞聞其事能弗以為思乎詳述之用以告吾同門者

書稽山感別卷

人有異常之恩於我者君子感乎異常之恩不可思也不可感也是故稽顙再拜頌言煩悉報之微也適館受殮左右以贖惠之微也其遭也無自其合也不媒其聚弗親其離弗違無致而至莫知其以此恩之至也感之極也今夫龍興而雲從雲非恩乎龍而從也噓吸為變莫之致也計功量者孰為恩孰為感悉悉而數之則薄矣吾於贛城楊君竹溪之於夫子何以異吾固不能忘情於恩感固亦無以為恩感也昔者夫子奉命南征以不殺之仁綏思田之頑民維時荷戈持戟之士其孫謀吳略勇力拔眾者為不少矣及成功之日乃皆一時歸政環視諸庭依依不忍去若左廣之武和齋吉水之龍北山贛之劉易齋及君者乃皆退然若弗勝衣之士是四君者豈有意而相遭邪必其所存有以近吾夫子不殺之仁故不謀而自合至夫子待命北巡忽為南安之變也君皇皇然親含襚扶輿櫬行則與蒸徒共楫止則與二三同門麻衣布絰並就哭位是固何自而然哉夫仁人心也通幽明忘物我不以生而親不以死而忘無致而致雖四君亦莫之知也四君且莫之知吾又得而思感乎哉故吾欲稽顙再拜頌言煩悉以報其情而其情終不可報吾欲適館受殮左右以贖以惠其去而其去終不可惠故相率歸于無言噫無言之感洞徹千古吾亦無如之何也已雖然君去而能益篤吾夫子不殺之

仁則吾之無言者尚有無窮之言也因其去吾復能已於言乎是為書

謝江廣諸當道書

冬暮寬畿渡錢塘將趨北上適廣中有人至報父師陽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將踰庾嶺矣即具舟南迎至蘭溪忽聞南安之變慌怖三問三疑奔至龍游傳果實矣天乎何至此極邪吾師以王事馳驅盡心盡力今果勤事而野死矣乎在吾師以身許國死復何憾獨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諸懷耳夫自講學四十餘年從之遊者遍海內沒乃無一人親含殮殮手足以供二子之職哀憫何堪寬畿北面有年矣教我撫我誘我翼我實有罔極之恩而今若此無涯之感誰則任之兼程至貴溪始得馮哭其棺間乃詢之廝吏始知臨終之地長途空寂前後弗及幸我大人先生有預事之謀載棺相隨使永訣之晨得以時殮殮是雖子嗣門人親臨其事當無踰此誠死生而骨肉者也恩孰大焉夫吾師有罔極之恩而沒則貽我以無涯之感今賴大人得少慰焉是大人之恩於二子子寔有無涯之感矣夫野死而無悔者夫子之忠也無歸而殯者大人之仁也斯二者固皆天下之公義而區區之恩感不與焉特吾二子兒女之情至此皆不能已於無言耳剖心刻骨有言莫盡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荒悖布情不悉惟憐而終教之

再謝汪誠齋書

父師之喪頗德庇於二月四日奠於堂矣感公之私與日俱積乃弟乃子頗能承襲遺規弗至

踰禮四方同門亦日來奔頰具執事是皆先生倡厚德於前故子弟門人知激勸於後不敢以薄自處重獲罪於大君子之門也所諭父師軍中羨餘銀兩責其官齎送嗣子是執事哀死之情推及遺孤此恩此德非特其子弟知感在門人小子佩刻亦殊深矣但父師嗣子方及四齡未有知識親弟守儉守文守章繼子正憲欲代之言願其中有願言而不敢盡者生輩恃在舊愛敢代為之言惟執事其終聽焉父師兩廣事宜間嘗詢之幕士矣頗有能悉其槩者謂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贖送之儀水夫門子供具有情不得卻與例不必卻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羨餘以作公賞之費成功之後將歸乃總其賞功正數所給公帑不過一萬餘兩皆發梧州矣正數之外有此羨餘仍命并發梧州從者又以沿途待命恐遲留日久尚有不時之需姑攜附以行俟隨地遣發不意未至南安罹此凶變病革之晨親命僕隸檢遺書治行餼命賞功官勞其勤勞而歸羨餘于公此實父師之治命也當事者既匿其情不以告夫先生而先生又切哀死之情篤遺孤之愛案官吏之請從合得之議謂大臣馳驅王事身殞邊陲痛有餘哀禮當厚報况物出羨餘受之不為傷義故直以事斷而不疑其為私其恩可謂厚矣特弟子登受之餘尚不免於惶惑蓋以父師既有成命前日之歸是則今日之受非矣苟不度義而私受之恐拂死者之情終無以白於地下也且子弟之事親平時一言罔敢踰越况軍旅之事易贊之言顧恐違忘而私受乎夫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父師之心取之惟恐違死者之命而重生者之罪則又其子弟衷由之情用是不避呵叱謹勒手狀代為先生布并原銀五

百三十二兩託參隨州判龍光原義男漆貴送復臺下伏望驗發公帑使存歿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是則先生無窮之賜幽明共戴之恩也不勝冒犯殞悼之至

再謝儲谷泉書

寬畿不率弗祐於天遽奪我師之速黃髮乳口失所保哺皇皇然無所歸時聞凶訃又恨未及相隨以趨曳杖之歌天喪斯文後死者終弗與聞矣乎既而奔喪貴溪馮哭之餘水漿不入於口奄奄氣息若無復可生於人世矣間乃詢其後事乃知諸君子殫心瘁力送死無憾而先生左右維持之力居多愚以為相知之情至此亦云足矣及凡所經歷舟未入境而執事之戒命已先哭奠虔懇雖有司好德之同而激勸之機不無所自哀感何言僕且私告曰公慮吾主君家事也云云曰公慮吾主君勲業未著云云已而朋友又私相語曰公慟吾夫子者悼其教未明於天下也云云主輩矍然而起曰有是哉何公信愛之至有如此也噫天下之愛吾夫子者有矣嘆之而已矣信吾夫子者有矣感之而已矣孰有如吾執事精神心思周旋曲折實以見之行事者乎必其平日相孚默契有甚不得已者藏於其中是未可聲音笑貌為也吾儕小人自失所持遽恐吾道終底於阨塞不知天下大君子有如先生者出於其間斯道雖重主盟得人吾何以懼乎哉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今茲有乎爾矣於是自衢以下順流而歸慷慨激亢無復為兒女之情是先生不言之教起我跛躄於顛躋之中吾當何以為報哉二月四日已妥靈於堂乃弟乃子頗知自植四方同門又日來至喪事聊此議處不復敢遽嬰

王文成公全集  
先生之懷矣蕭尚賢事略具汪公別紙并奉請教小廝輩以小嫌構辭致煩案牘在先生寬仁之下當必有處然是人亦無足過責者夫子用之所謂略其全體之陋以用其一肢之能故其報死之情亦如是而已矣今欲望之大過是又若以其一肢之得而復責其全體之失也難矣恃在推愛妄敢喋喋荒悖不恭萬罪萬罪

喪紀

程煇

我師緒山先生編次陽明夫子家乘成煇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嗟乎天道報施善人抑何其不可測邪方夫子之生也苦心妙悟以續如綫之道脉矣乃偽學之謗不能弭倡義興師以殲謀畔之獨夫矣乃君側之惡不能去開誠布公不煩一旅以格數百年負固之黨矣乃當軸之忌不能回使其身一日立乎朝廷之上何其與世之落落也及其沒也哭者盡哀祭者盡誠至今有弔其墓謁其祠拜其家廟為之太息流涕而不置者又何其得眾之鼎鼎也竊惑焉先生進而教之曰是不可以觀天人貞勝之機矣乎夫子之所不能者時之艱也人之勝也其所能者德之孚也天之定也而又何惑哉吾方哀祭文之不能盡錄者屬予以終事焉蓋文固有略者矣將人之祭于地與就其家而祭焉者皆其實德所感而人情所不能已者顧可略而不書乎子其揭日月為序凡顯而公卿微而庶人有舉必書庶乎定者可考而見且使我後之人知夫子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滅者良在此而不在彼也煇避席曰敬聞命矣作喪紀夫子以戊子仲冬之丁卯卒於南安府青龍鋪輿止南埜驛越四日為李久庚午門人廣東布

政王大用推官周積舉人劉邦采寔敦后事副使張思聰率屬吏知府王世芳同知何瑤大庾知縣葉章府學訓導楊登玉王圭陳守道庠生張紱李節王輅王輔等哭奠乃殮殮已署上猶縣事經歷許同朝崇義知縣祝澍南康教諭管輔訓導劉森庠生劉爵等千戶劉環俞春周祥門人知府王鑾陽克慎鄉約王秉言各就位哭奠

壬申櫬抵贛州府水西驛提督都御史汪鏞同知何瑤推官陸府檢校唐本鄉宦宋元指揮錢堂知事郭越千戶何湧江馬昂吳倫譚景受卜福嚴述王寧王憲潘鈺余洪畢祥楊守武邑千戶所指揮陳偉門人郎中劉寅都指揮同知余恩庠生易紹宣李喬崇李挺李憲何進隆何進德曾廷珂曾廷璉黃譜黎教王槐密王振朝劉鳳月劉天錫劉瞬彭遇貴謝天表謝天眷桂士元桂董袁泰張鏜汪梅周蘭宋金雷銳雷克應辰鍾振俞鶚湯偉杜相黃整各就位哭奠張思聰周積又各特舉焉

丁丑櫬抵吉安府螺川驛僉事陳璧知府張漢同知張烈通判蔣英林春澤推官周在廬陵知縣常序署泰和縣事知事汪仲縣丞劉綸主簿莊伯瑤典史李江教諭林文焯訓導金珮張旦吉水縣丞楊伯謙主簿辛仲實萬安主簿楊廷蘭信豐指揮同知林節鄉宦尚書羅欽順副使羅欽德副都御史羅欽忠門人御史王時柯庠生蕭龍蕭榮王舜鵬袁登應羅綱謝廷昭周文甫王惠迪劉德藍瑜龍潢龍漸幕吏龍光各就位哭奠

戊子櫬抵臨江府蒲灘驛同知宇賓通判林元推官俞振強靖江知縣陳府新淦縣丞唐和主

簿王倫教諭向欽訓導從介各就位哭奠

辛卯襯抵南昌府南浦驛建安府鎮國將軍宸洪太監黎鑑御史儲良材叅政葉溥李緋奏議  
鍾雲瑞副使趙淵僉事陳璧王暉吳瀚陳端甫都指揮僉事劉璽王宣崔昂府學教授廖廷臣  
訓導范昌期張琚譚倬廖金新建縣學教諭劉環訓導梁子鍾何樂南昌縣學訓導邢寬庠生  
崔嵩陶潮劉伯盛舒泰武進鄒輓鄉宦副都御史熊浹布政胡訓副使劉伯秀知府張元春御  
史涂相郎中張欽主事張鏊進士熊汲檢校張默通判萬奎閔魯知縣余琪聶儀楊璋甘柏胡  
大化舉人丁夔門人表行張良才張召魏良器魏价萬世芳鄒賓齊昇周麟黃鍾鍾文奎文鐸  
安仁縣桂宸桂宮桂容桂軒孫鉞孫鈞吉安府曾偉器報效生員陳文榮承差劉昂鄉民蕭華  
李延祥程玉石陳本道高顯彰劉珪楊文嚴洪徐楷杜秉文王欽各就位哭奠葉溥趙淵王暉  
張元春齊昇又各特舉焉

歲己丑正月庚子襯發南昌府自儲大夫以下凡百有位越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  
道風迅不可帆又不可纜而前也儲大夫撫之曰先生豈有懷邪越中子弟門人泣而迎者延  
首跂足而後至者蓋有日矣須臾反風若或使之遂行丙午餘干縣主簿陳榕教諭林秀訓導  
趙珊傅諮萬年縣主簿龍光相安仁和縣主簿鄒軒訓導周鐸黃選庠生桂輿蒲田縣廖大璧  
貴溪知縣方克主簿錢珊典史馮璉教諭謝炯庠生邱民節宋廷秀葉可久葉可大許文明鉛  
山主簿戚鏜鄉宦大學士費宏尚書汪俊各就位哭奠先是緒山龍溪二先生將赴 廷對聞



先生將還逆之嚴灘忽聞訃音相向慟哭疑于服制作師服問厥既成服兼程趨廣信訃告同門會先生嗣子正憲至自越至是同遇先生之櫬于貴溪哭之幾絕書遇喪哀感以寄懷云

癸丑櫬抵廣信府葛陽驛知府趙燁同知盧元愷通判曹大有龍綱舉人劉偉玉山知縣呂應陽教諭霍重庠生鄭世遷李材程松葉廷秀徐森常山縣丞殷學夔各就位哭奠儲良材又檄呂應陽而特舉焉夫子弟子儉守文門人樂惠黃洪李洪范引年柴鳳會櫬于玉山

辛酉櫬抵衢州府上杭驛同知楊文奎通判簡閱推官李翔西安知縣林鍾門人樂惠黃煦何倫王修林文瓊徐霈蔣蘭金華府通判高鳳蘭溪縣主簿高禹教諭朱驥訓導胡奕□輝門人應典嚴州府推官程涇桐廬縣主簿屠繼祖各就位哭奠

丁卯櫬抵杭州府浙江驛布政潘旦劉節泰政胡纘宗葉寬泰議萬廷彩龐浩按察使葉溥副使傅鏞萬潮党以平何鰲汪金僉事孫元巴思明梁世驃江良材林茂竹都指揮使劉宗偉都指揮僉事李節劉翱孫仁王佐杭州府推官劉望之府學教授陶賀仁和縣王簿曹官富陽縣主簿李珍教諭黃益訓導程大有王裕甫人知縣黃銘介子黃中百戶施經各就位哭奠

庚午櫬抵越城奠于明堂御史陳世輔王化分守龐浩紹興知府洪珠同知孔庭訓通判陸遠洪哲推官喻希禮府學訓導舒哲陳箴林文斌曾昇會稽知縣王文儒教諭張槩訓導詹詔山陰知縣楊仁中教諭林斌訓導王昇廣西布政李寅泰政沈良佐泰議汪必東按察使錢宏副使李中翁素張瓚伍箕僉事張邦信王世爵都指揮僉事高松金華府同知劉業友人侍郎湛

若水副都御史劉節門人侍郎黃綰給事中毛憲員外郎王臣主事石簡陸澄按察使顧應祥副使郭持平蕭璆應良知州王直劉魁訓導周桐衢教授周衝陳炳陳焯陳煉李敬應佐監丞周仲周浩周甸辨印生錢君澤私淑門人知縣成賢武林驛丞何圖贛州衛指揮同知劉鏜指揮僉事楊基廣州府右衛指揮僉事武鑾南昌衛指揮僉事趙昇廣州府前衛舍人孫紹英各就位哭奠洪珠樂惠又各特舉焉劉鏜楊基武鑾龍光咸以營護至越時將告歸緒山先生書稽山感別卷贈之因寓書江廣諸當道蓋德其虔于襄大事也

仲冬癸卯奉天子觀窆于越城南二十里之高村會葬者數千人副都御史王堯封御史端廷赦陳世輔梁尚德萬潮黃卿萬廷彩龐浩傅鑰克以平汪金區越梁世驃江良材林茂竹王臣劉宗仁李節劉翱孫仁洪珠孔庭訓洪哲杭州知府婁世德同知楊文昇通判周忠劉坎濬推官劉望之運同錢瀾副使李信判官林同方永錢塘知縣汪橋會稽知縣王文儒山陰縣丞應佐餘姚主簿彭英典史劉文聰教諭徐銳訓導謝賢陳元廣東御史何幽布政邵銳姻人大學士謝遷尚書韓邦問編修周文燭御史毛鳳都御史胡東皋秦政汪愷副使吳便司馬公輟僉事汪克章沈欽司馬相韓明知府陸盛金椿運同徐冕知縣宋溥金謚陶天祐劉翰田惟立徐璽徐俊民吳昊葉信汪侶穀周大經周文燠胡瀛陳廷華知縣王軾鄉生錢繼先王廷輔王文軒夏文琳何炫徐應周大賚高隆友生尚書伍文定侍郎楊大章陳筐嚴毅楊寬楊譽知府吳敘廉使韓廉邵蕢徐彬鄒鵠員外郎張璿施信史伯敏王代于震朱梁晚生僉事汪應軫知府

朱亥李節郎中胡廷祿陳良謨主事葉良佩田汝成王度王漸逵王一和王文訓王文翰王文  
輅王文輓良直費思義門人大學士方獻夫侍郎黃綰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魏良弼李逢行人  
薛侃應大桂郎中鄒守益員外郎監渠主事潘穎黃宗明翁萬達石簡胡經泰政萬潮副使蕭  
鳳鳴泰議王洙博士馬明衡監丞趙顯榮助教王崑薛僑知縣薛宗鎧周桐孫瑛劉本劉樽諸  
訓諸陽諸守忠舉人諸大綱楊汝榮金佩金克厚僉事韓柱主事顧敦復胡冲徐沂徐楷徐潞  
葉鎔徐霈張津錢鍾錢翔錢祚詔凌世華朱麓龔薄龔漸員外郎龔芝杜應豸縣丞朱紱周應  
塤秦輓章乾楊柱從弟王守第各就位哭奠嗚呼喪紀作則有孚惠我德者固美而必章而有  
孚惠我心者亦盛而必傳讀是編者毋但曰雷陽寇公之竹而已也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八

附錄七

世德紀附錄一

辯忠讒以定國是疏

門人陸澄刑部主事時上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啟充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一倡一二嫉賢妒功之徒固有和者而在 朝在市冤憤不平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冤憤特甚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荷 先帝收用屢遷至於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之巨寇為之蕩平因奉 勅勘事福建道由江西至於豐城適遇賊變拜天轉風舟返吉安倡義督兵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人但見其成功之迅速而不知其謀略之淵微人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無毫髮之可疵當時張銳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篡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而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為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乎迨 皇上龍飛而褒慰殊恩形於 詔旨天下方快 朝廷之清明不意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乃復有此怪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事而掩其顯者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

在哉論者之意大略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賀宸濠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為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其捷本所陳妝點過實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宸濠私書王守仁亦好之說乃啟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部節奉 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偽難辨無憑查究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使有之何足憑據且出於宸濠之口尤其不足取信者夫豪傑用意類非尋常可測守仁雖有防宸濠而圖之之意使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逵之一死以報國而已其何以成後功以貽 皇上今日之安哉設使守仁略有交通宸濠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況可以不足憑信之迹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遣冀元亨往見者是守仁知宸濠素蓄逆謀而元亨素懷忠孝欲使啟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計爾元亨一見不合而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反逆之日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何在乎毛玉疑守仁因賀宸濠生辰而偶爾遇變殊不知守仁奉 敕將往福建而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不敢經行故道出豐城且宸濠生日在十三而守仁十五方抵豐城若賀生辰何獨後期而至乎其謂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兵尤為乖謬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即刻偽寫兩廣都御史楊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儀接見之時令人詐為驛夫入

遞守仁佯喜以為大兵既至賊必易圖當令顧佖傳牌入城以疑宸濠又令顧佖守城許與撥兵助守時有報稱宸濠遣賊六百追虜王都者守仁回船而南風大逆乃慟哭告天而頃刻反風守仁又恐賊兵追至急乘漁舟脫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儒即議起兵因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欲與知縣李美集兵度不可居復奔至吉安見倉庫充實遂乃駐劄傳檄各處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方令伍文定以書請各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而懋中又遲疑二日乃始同盟夫各府及萬之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官而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至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乎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宮中自焚故內室毀而外宇存官兵但救而無焚也掠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衣資眾兵不然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及守仁至斬官兵殺掠者四十六人遂無犯者矣且省城之人各受宸濠銀二兩米一石與之拒守是賊也殺之何罪又宮為賊巢財皆賊贓焚之掠之亦何罪哉今舍其大功而摘其小過幾何而不為盜賊報仇乎且宸濠勢饒薰天觸者萬死人皆望風奔靡而已及守仁調兵四集搗其巢穴散其黨與數敗之餘羽翼俱盡妻妾赴水乃窮寇爾夫然後知縣王冕得以近之令乃以為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言則孫燧許逵何為被殺而三司眾官何為被縛邪楊銳張文錦何為守之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滅邪至若捷本所陳若作偽牌以疑賊心行

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為有可乎夫宸濠積謀有年一旦大發震撼兩京而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於數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即滅而貽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使不即滅先帝崩臣又不知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者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爾此萬世忠義之寃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也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均生死前之所辯天下公言伏願聖明詳察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然戒飭言官勿為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門人黃綰光祿寺少卿時作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不得其操柄百事具廢欲治得乎故明主慎之至親不可移至讎不可奪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然必稱天以命之示非私也臣下視之不飾虛譽不結援黨不思賄託惟勉忠勤死不敢易欲不治得乎今或不然凡飾譽援黨賄託譏讒不及必獲顯擢無不如意凡盡忠勤職即譏讒蜚集黜辱隨至無不失意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姦結巧避為賢孰肯身任國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先朝末年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濠搆逆虐箴吞天藩郡震動宗親懼憂陛下嘗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倖賂交馳賣國姦臣待時發動兩京乏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敕福建勘事道經南昌



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齎謀假與 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謬託腹心又示無為以安其心然後激眾以義糾集烏合待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覺悔既出攝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警聞使還算其歸途水陸邀擊大潰賊眾遂擒宸濠於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乎成功之後江右瘡痍未復 武宗皇帝南巡姦權攘功嫉譖百端危疑莫測守仁恭勤曲致方靖地方僅獲身免守仁為國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倡義統眾謀獲機宜戰取有方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腹心陰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 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哉守仁南贛鎮守地方之責初無所與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 命而已守仁家於浙之山陰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噍類乎此時守仁夫豈不思但忘私奉公以為 社稷不幸或敗夷滅何悔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者矣幸而成功 宇內太平所謂徒薪曲突人不為功亦不致思其忠又守仁於 武宗初年劉瑾為奸人莫敢言守仁斥之觸恨選杖毒決碎屍折脾死而復甦流竄瘴裔久方 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乏鎮豁谷兗民聚黨為盜視效虐劫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理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略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岡諸寨大冒剝頭諸寨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明約遂為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江右之民為立生祠歲時祀祭民心不忘

亦可見矣曩者 陛下登極命取來京宴賞封之新建伯而陞南京兵部尚書言者又謂不當  
來京宴賞以致奢費夫 陛下大官之廚日用無紀較諸一倉之宴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  
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邪比蔽賢嫉功之所為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  
造言排論然雖蒙拜爵陞官鐵券未給祿米未頒 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之  
况有功無過哉其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臣不能枚舉姑以  
一二論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得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但陞布政即令  
間住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八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即死於水皆無廕子副使陳槐因勸宰  
臣進賢致怒仇人希意誣之獨黜為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軌以攷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  
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然在今日陛下 操柄之失莫此為甚他日無事  
則可萬一有事將誰效用哉况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  
其誠尤足以當 董陶備 顧問以 陛下不世出明聖之資與之決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  
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尚書席書吳廷舉令侍郎張璁桂萼皆薦之曾蒙 簡命用  
為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  
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 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為兩廣總制  
仍 敕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  
例議錄戴德孺量與廕襲此實 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 宜早收之以為

使人宣忠效力之勸臣不勝懇悃之至

地方疏

霍韜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勦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為患實跡嘗竊切齒憾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鄰惡境妻子何日甯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勦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今蔡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勦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為王守仁計曰前巡撫調動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蓄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弔岩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之後仰承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勦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敷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

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為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勦者蓋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令王守仁沈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致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遯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甯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為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紆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

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寔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為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為巢穴故也  
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為  
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穴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為變通賊來歸不日  
且化為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命撫勦田州思恩  
也乃不勦田州則亦已矣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  
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  
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  
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  
則以為功若腐儒則以為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約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  
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  
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  
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附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  
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輿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己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  
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為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  
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效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  
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通逃者固未及殺

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為良民也夫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 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 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為功反以為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姦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為己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辨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計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奸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 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為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為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為地方

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 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令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 題又復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通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 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倭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通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領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 聖德實臣等所以報 陛下知遇一節也亦臣等自為地方大慮也不得已也為此具奏

征宸濠反間遣事

錢德洪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又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追兵將及潛入小漁船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為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誤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 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慮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

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師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略並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誤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敕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平遇甯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敕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 朝廷機密敕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甯王之兵尚未舉動今甯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誤事機以本職計之若甯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甯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甯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効可見甯王已是眾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敕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敕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敕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彀用但得甯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為力甚易為此今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



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寔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踪隱跡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甯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罹網乃心固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為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為之防可也目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實龍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相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役經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

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 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門其後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一候宸濠出城即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

右反間始末嘗聞諸吉水致仕縣丞龍光光謂德洪曰昔夫子寫楊公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甯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夫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既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為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光又言夫子捷疏慮煩文太多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甯王甯王必即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為備所以破敗甯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甯王一着

所以遲留甯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令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又言甯藩事平之後京邊官軍南來失其姦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計搜尋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伺官軍離卻省城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要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完始原并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此光等走役微勞雖皆臣子本分不足深惜但賞罰若此繼後天下倘或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為鑒戒矣誰肯復効死力哉又言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眾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尚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銳鉞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甯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遯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又言嘗聞雷濟云夫子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受哭告曰天若憫惻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須臾風稍定頃之舟人謹噪回風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爇之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夫子呼一小漁船自縛 敕令濟禹持米二斗鱸魚

五寸與夫人為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  
夫子指船頭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於是又取羅蓋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  
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謹慶曰王命命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  
禹心數危迫之時暇豫乃如此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  
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  
與不動之間昔與甯王逆戰於湖上時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為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卻  
某某對立矍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平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  
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甯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謀  
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謀者  
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  
惟濬曰惟濬嘗聞之尚謙矣尚謙言昔見有待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  
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  
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  
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即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  
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  
不動具體自能應變無言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又嘗聞劉邦

米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為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此亦不是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 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為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沒緊要事上去了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 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竄藩始末俱不 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嘗概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德洪主試廣東道經江西訪問龍光始獲問書間牌諸稿並所聞於諸同門者歸以附錄云時嘉靖乙未八月書於姑蘇之郡學

陽明先生平利頭記

大學士湖東費宏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七慮數百而利頭最大利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亡慮數千而池仲容最著仲容之放兵四劫亡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邇巢受毒無數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告急於巡撫都御史王公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弗濟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招蔓此頃年大

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矣必狠而後濟耶若等能為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安卿毛君鳴岡合疏以勸請又請重兵權肅軍法以一士心 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功之有成不限以時時橫水桶岡盜亦起而視利為急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圖利凡軍中籌畫多諮之兵備副使楊君廷宜請募諸縣機兵而以其傭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課以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攻慮仲容乘虛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辯士周祥等諭其黨黃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籍以為兵仲容獨憤不從冬初聞橫水破始懼使弟仲安率老弱三百人來圖緩兵且我覘之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實遲其歸圖閱月仲容聞桶岡破益懼為備益嚴公使以牛酒詗之賊度不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英吾讎也恐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眾三千仲容脅之不可故深讎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陽檄龍川盧珂等構兵之實若甚恐焉趣利刊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來告仲容必反公復怒其誣構叱收之陰諭意向使遣人先歸集眾時兵還自桶岡公合樂大饗散之歸農示不復用使仲安亦領眾歸又遣指揮余恩諭仲容毋撤備以防珂黨仲容益喜前所辨士因說之親詣公謝且曰往則我公信爾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率四十人來見公聞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哨又使千戶孟俊偽持一檄經利巢宣言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導俊出境不復疑閏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歸縻仲容令官屬以次饗犒明年正月癸卯肱公度諸兵已集引仲容入並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

鞫具狀亟使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丁未同時竝進其軍於龍川者惠州知府陳祥率通判徐璣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率新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鎮入孟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於龍南者贛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興等從太平保入推官危壽率義民葉方等從南平入守備指揮郊文率義民孫洪舜等從冷水逕入余恩率百長王受等從高砂保入軍於信豐者南安知府李敷率訓導藍鐸等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趙志標等從烏徑入公自率中堅督文搗下泷大巢副使君督餘哨會於三泷賊黨自仲容至贛備已弛矣至是聞官兵驟入皆驚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迎敵於龍子嶺我兵列為三衝犄角而前恩以受兵首與賊戰卻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擊受後壽乃以方兵鼓噪往援後復以珂等兵從旁衝擊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泷克之各哨兵乘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曰熱水曰五花障曰浚方曰石門曰上下陵曰芳竹湖曰白沙曰曲潭曰赤塘曰古坑曰三坑明日探賊所奔分道急擊己酉破巢凡六曰鐵石障曰羊角山曰黃田坳曰嶺岡曰塘含岡曰溪尾庚戌破巢凡二曰大門山曰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曰中村曰半徑曰都坑曰尺八嶺曰新田徑曰古地曰空背曰旗嶺曰葫岡癸丑破巢凡四曰狗脚坳曰水晶洞曰五洞曰藍州丙辰破巢凡二曰風盤曰茶山其奔者尚八百餘徒聚於九連山山峻而袤廣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逼其勢必合合難制矣乃選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奔取賊所據厓下澗道乘暮而入賊以為其黨也從厓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和應已度險扼其後路明日賊始覺竝

力來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預戒各哨設伏以待乙丑覆之於五花障於白沙於銀坑水丁卯覆之於烏龍鎮於中村於北山於風門奧分逃餘孽尚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戰於和平甲戌戰於上坪下坪丁丑戰於黃田均辛巳戰於鐵障山癸未戰於乾村於黎樹乙酉戰於芳竹壬辰戰於百順於和峒乙未戰於水源於長吉於天堂寨謀報各巢之稔惡者蓋盡矣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谷山呼號乞降公遣珣往撫之籍其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乃即祥應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庶幾永甯遂班師而歸蓋戊寅三月丁未也凡所搗賊巢三十八所擒斬賊首二十九人中酋三十八人從賊三千六十八人俘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人鹵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數千以時則旬僅六夾遂能滅此兇狡稽誅之虜以除三徽數十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 詔褒賞官公之子世錦衣百戶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邢侯夏侯危侯偕通判文侯運吳侯昌謂公茲舉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贛來請予書嗟乎惟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謀謀之業而乃躬擐甲胄率先將士下上山谷與死寇角勝爭利出於萬死而公平日豈習殺伐之事而貪取摧陷之功以為快哉顧盜之於民不容立有譬則秀驕害稼而養之弗薈從虎狼之狂噬而聽孽牧之衰耗此不仁者所不忍為而公亦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何俟於予之書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坐縛兇孽之蕩平以為成功如此其易而不知公之籌慮如此其密建請如此其忠 上之所以委任如此其專副使君之



所贊佐如此其勤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成所以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以不書也予故為備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無忘且有考焉

移置陽明先生石刻記

昔陽明王先生督兵於贛也與學士大夫切劘於聖賢之學自搢紳至於閭閻以及四方之過賓皆得受業問道蓋濂洛之傳至是復明而先生治兵料敵卒有以平姦宄者皆原於切劘之力於是深信人心本善無不可復其不然者由倡之不力輔之不周而為學之志未立故也既以責志為教肄其子弟復取大學中庸古本序其大端與濂溪太極圖說聯書刻於鬱孤山之上使登覽而遊息於此者出埃牆之表動高明曠遠之志庶幾見所書而興起其志不使至於懈惰蓋所以為倡而輔之之慮切也先生去贛二十餘年石為風雨之所摧剝者日就缺壞而是山復為公廨所拘觀者出入不便嘉靖壬寅憲副江陰薛君應登備兵之暇訪先生故迹觀斯石悲慨焉既移置於先生祠中復求搨本之善者補刻其缺壞而託記於予予嘗觀先生所書恨其學之不俱傳也自孔孟以後明其學者濂溪耳故圖說原天所以生人者本於無極而求復其原則以無欲為主舍無欲而言中正仁義皆不可以合德而反終故大學言致知中庸言慎獨獨知之地欲所由辨求其寡而無焉此至易而難者也先生數百年之下處困而後自得恍然悔既往之非真若脫溷淖而御冷風故既自以切劘而尤不敢有隱於天下於是擇其辭書之石冀來者之自得猶夫已也今先生之言徧天下天下之人多易其言而不知其處困

之功與責志之教故深於解悟者每不屑於持守而意見所至即皆自是而不疑曉曉然方且以議論相持競譬則石已缺壞而猶不蔽風雨顧以為崇獲之嚴買焉莫知其所出入豈不失哉夫欲之易熾速於風雨而志之難立有甚於石其積習之久非一日可移置也然使精神凝聚即獨知之地以從事焉則又不易地不由人而足以自反譬則石之摧剝於風雨者復庇之以厦屋雖失於昔不猶可以保其終乎今石存則升先生之堂者宜有待矣薛君有志於學真完此石蓋亦輔世之意而余之困而不學則有媿於切劘之助也書之石陰亦以為久要云

陽明王先生報功祠記

經世保民之道濟其變而後顯其功厚其施而後食其報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時而至於立功則去太上遠矣士君子遭時遇主處常盡變不得已而立功固不望其報之久近人之思報自不能已故昌黎祀潮子厚祀柳張詠繪像而祀於蜀羊祜建碑而祀於襄陽其致一也贛之牙境萬山盤亘羣盜縱橫土酋跳梁於東南逆藩窺伺於西北正德丙子春陽明王公以大中丞秉鉞來鎮綱紀號令朝發夕新凡四省五道九府州六十九縣二十五衛所之奔命者皇皇汲汲恐干後至之誅又卓見大本廣集眾思張施操縱不出庭戶而遙制黠虜於江山數千里之外英聲義烈肅於雷霆今年平南靖明年平桶岡又明年平泃頭又明年平逆藩如虔如楚如閩如粵四郊力穡清夜絃歌而邊圉之患除如豫州如江州如桐城如淮甸千里肅清萬夫解甲而社稷之憂釋夫公以文儒之資生承平之世蹈疏逖之蹤當盤錯之會天樞全

斗極之光地維婦豺狼之穴 願書頻獎茅土加封一時遭際可以風勵羣工矣公之去贛久矣而人猶思之復建祠以祀之富者輸財貧者效力巧思者模倣善計者糾工虛堂香火無替歲時報施之道不於其存而於其亡身後之事未定於天下而私於一方吾是以知贛人之重義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茲非三代之遺民歟公繼其父龍山公之學且與孫忠烈同年同官忠烈死逆藩之難而公成靖難之功浩然之氣充塞兩間增光 皇國幸與不幸易地則皆然者然則公之立功雖有先後大小要皆以忠輸君以孝成親以信許友者歟公諱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龍山公諱華以大魁冢宰孫忠烈諱燧以中丞贈宗伯皆吾鄉先達也嗚乎望雷陽而思新竹按營壘而歎奇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謹紀其實以備野史之拾遺云

### 田石平記

田江之濱有怪石焉狀若一龜卧於衍石之上長倍尋厚廣可尋之半境土甯靜則偃卧維平有昔則傾欹潛浮以離故處故俗傳有平甯傾兵之讖歲乙酉岑氏猛食采日殷恣橫搆兵守臣方上疏議討一夕石忽浮去數百武猛懼乃使力士復之嚮夕殷祀之以潛弭其變明年大兵至猛竟失利以滅人益異焉猛黨盧王二酋脅眾連兵據思田以重煩我師 朝議特起今新建伯陽明王公來平比至集眾告曰蠢茲二酋豈憚一擒維瘡痍未瘳而重羅鋒刃為可哀也即日下令解十萬之甲掣四省之兵推赤二酋俾自善計二酋憚公威德且知大信不殺遂率眾自縛泣降公如初令諭而遣之單車詣田經畫建制以訓奠有眾田父老望風觀德如堵

如牆羅拜泣下曰大兵不加明公再生之賜也田醜何以為報維田始禍石實豐之具以怪狀聞且曰自王師未旋石靡有甯田人惴惴守之如嬰今則亡是恐矣願公毀此以甯我田公曰其然與若等往觀之既觀曰汝能怪乎吾不汝毀而與決取筆大書其上曰田石平田州甯千萬世鞏皇明明年春公使匠氏鑄之遂以為田鎮田人無遠近老穉咸謳歌於道以相慶焉嗟夫維石在阿賦性不那孰使之行豈民之訛惟妖祥肇是興亡天實變幻而莫知其方維邪則洩惟正則滅亦存乎其人而已矣公忠誠純正其靜一之學浩然之氣見於勤王靖難者可以格神明而貫金石天下已信之有弗靈於是石子田人寶茲石文蓋不啻交人之纍銅柱也已公車將旋田人趨必東曰茲不可無述以告於世世作田石平記

陽明先生畫像記

少師徐階

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舒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為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為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為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情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

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為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為賊辱嗚乎此其功豈可謂幸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忘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為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為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為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謂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為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疏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射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視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攻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尚於其學求之

重脩陽明王先生祠記

大學士李春芳

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辭博學焜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為陽明先生過化地公既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謂崇祀無所

不足以繫眾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雋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既公召還薦躋綸閣為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三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脩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庀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安祀允稱而諸生之興起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膺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惓惓於崇先哲興後學如此誠以學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之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東鈞之初即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為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為不仁苟為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靈治戾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為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推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尚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為他日致用之地哉成君守節曹州人癸丑進士按治江右飭紀布惠卓有賢聲蓋有志於學者

平甯藩事略

敬齋卷文

見任廉使

陽明先生道德功業冠絕古今無容議矣獨甯藩一事不理於讒口者有二曰始與甯府交通後知事不可成因人之力從而翦之以成厥功又曰甯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此二者當時讒口嗷嗷至形諸章奏播諸遠近搢紳有識皆知其為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甚恨之足跡半天下訪之莫有知者迨移官入贛贛故先生開府之地當時故老尚有存者咨訪累月迺得其詳於是躍然以喜疾讒口之無根且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之所能測識也自古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逆藩之積慮非一日矣當時所憚獨先生在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事乃可成故致惓惓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不絕於彼者力有所為機有所待峒酋葉芳等有眾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為我用先生推誠撫之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招集無賴亦屬意於葉芳嘗以厚貲啗之芳受不卻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憮然有失久之搏案起曰吾今日視義當為事之成敗身之禍福不計也會逆藩起遂部所屬民卒督知府邢珣伍文定等以行葉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教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即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覬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與有力不然逆兵眾且強獨以民卒之脆弱渙散安能當其鋒哉兵入南昌先生召芳語之曰吾請於朝以官償若勞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得金帛作富家翁耳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由前觀之先生所以陽示不絕於彼者陰欲有為於此使當時積穀

練兵甯不啟彼之疑而厚其毒法曰藏於九地之下奮於九天之上是也其後以資委葉芳者則以夷治夷之法耳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用兵如風雨雷霆本無可疑何疑者之紛紛也故表而出之

蔭子咨呈

正德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奉到兵部鳳字二千八百八十號勘合內開一件捷音事准武選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送准浙江布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蒙本府紙牌仰縣速將都御史王承蔭子姪應該之人取具無礙親供並官吏里鄰人等不扶結狀繳報等因依蒙行據該隅里老呂時進等勘得右副都御史王任江西南贛等處勦賊成功 欽承蔭子一人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令據前因合將繳到王冕等供狀一紙係本縣東北隅五里民籍有侄王守仁任江西南贛等處右副都御史為勦賊成功 欽承蔭子王正憲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呈繳到部查得先該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奉稱征勦江西南贛等處賊寇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該本部查議得都御史王躬親督戰獲有軍功所當先錄伏望 聖明俯照節年平寇陞蔭有功官員事例將王照例陞職蔭子以酬其功等因具題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節該奉 聖旨是各官既勦賊成功地方有賴陞右副都御史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欽此查無本官應襲子姪姓名已經備行原籍官司查取去後又該提督南贛軍務右副都御史王奏報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平賊捷音內開擒斬首從



賊人首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竝奪回被擄男婦五百名口等因該本部查議得本  
官分兵設策一旦勦平厥功非細本部議將王量加陞級於先蔭子百戶上再加陞蔭以酬  
其功伏蒙 欽依王守仁已因功陞職還賞銀四十兩紬絲二表裏臣等以為王守仁累建奇  
功各不相掩今止給賞似不足酬其功合無王守仁量陞俸給於先蔭子百戶上量加陞蔭等  
因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王守仁累有成功他男先蔭職事上還  
加陞一級欽此又經備行欽遵訖今據前因久查陞級事例寔授百戶上加一級該副千戶通  
查案呈到部欲將都御史王應蔭子王正憲查照先奉欽依加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  
百戶再加續奉欽依加陞一級與做副千戶填註錦衣衛左所支俸緣係查錄 恩蔭節奉欽  
依王守仁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及他男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事理等因正德十  
五年二月初四日少師兼太子太師本部尚書王等具題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  
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紹興府餘姚縣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  
奉 欽依內事理即便查取王正憲作速起程前來赴任仍將本官起程日期繳報施行

處分家務題冊

門人黃宗明書

先師陽明先生夫人諸氏諸無出先生立從姪正憲為繼嘉靖丙戌繼室張氏生子名正聰未  
及一歲輒有兩廣之 命當將大小家務處分詳明託人經理歿幾一載家眾童僕不能遵守  
在他日能保無悔乎宗明等因送先生葬回太夫人及親疏宗族子弟四方門人俱在將先生

一應所遺家務逐一稟請太夫人與眾人從長計處分析區畫以為闡家正始防微杜漸之原  
寫立一樣五本請於按察司僉事王紹興府知府洪用印鈴記一本留府一本留太夫人正憲  
正聰各留一本同志一本永為照守先生功在社稷澤被生民道在宇宙人所瞻仰其遺孤孀  
室識與不識無不哀痛况骨肉親戚門生故舊何忍棄之員之哉凡我同事自今處分之後如  
有異議人得舉正毋或輕貸

同門輪年撫孤題單

門人薛侃書

先師陽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義守智叔父之子曰守禮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  
人長為先師次守儉守文守章先師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擇守信第五男正憲為嗣撫育婚娶  
嘉靖丙戌生子正聰明年奉命之廣身入瘴鄉削平反亂遂嬰奇疾卒於江西之南安凡百家務  
維預處分而家眾欺正聰年幼不知遵守吾儕自千里會葬痛思先師平生憂君體國拳拳  
與人為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為先區區田業非其所重若遠人不體見小失大甚  
非所以承先志也乃稟太夫人及宗族同門戚里僉事汪克章太守朱袞酌之情禮參以律令  
恤遺孤以弘本嚴內外以別嫌分爨食以防微一應所有會眾分析具有成議日後倘復恩典  
承襲亦有成法正聰年幼家事立親人管理每年輪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諸叔姪不得參攬  
為兄者務以總家愛弟為心以副恩育付託之重為弟者務以嗣宗愛兄為心以盡繼志述事  
之美為旁親者亦願公心扶植孤寡以為家門之光則先師在天之靈庶乎其少懈矣倘有疎

虞執此聞官輪年之友亦具報四方同門咸為轉達明有憲典幽有師靈尚莫不爽所有條宜開具於後

請恤典贈諡疏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修等題為 開讀事伏覩 詔書內一欵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欵此臣等公同面議舉得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尚書王守仁王廷相毛澄汪俊喬宇梁材湛若水喻茂堅劉劄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王偉祭酒王雲鳳魏校鄒守益二十一人奇勳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愈隆於身後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中間如呂柟有祭葬而無諡石瑤有諡而不足以盡其平生俱應改擬補 賜又訪得文臣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程鵬朱方張漢王景孫繼魯八人或志在立功身遭重辟或事存體國罪累流亡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痛惜之臣等仰惟恩詔既恤得罪之臣復舉原終之典而諸臣獨以一時負罪遂不得沾被 洪慈人心咸為憫惻似應查復原官量加優恤以示褒答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欵此

浙江等道監察御史王 等題為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欵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

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欵此欵遵臣等備行禮部祠祭司查取節年給過大臣 恤典竝有 請未給緣由隨行浙江等道各公舉所知以奉 明詔續行祠祭司及各

道手本開具各臣前來臣等逐一會同詳議舉得原任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尚書王守仁

王廷相湛若水毛澄汪俊喬宇梁材喻茂堅劉訥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黃佐祭酒魏校王雲鳳鄒守益等即其立朝則大節不虧溯其居身則制行無議公是在人不容

泯沒俱應得恤 典而未得者也中間如呂柟雖有 恤典而未得贈諡石瑤已有贈諡而未

盡其人似應得補 賜改擬者也又查得節年給過 恤典如尚書邵元節陶仲文顧可學徐

可成甘為霖侍郎郭文英張雷朱隆僖等或穢跡昭彰人所共指或褻流冒濫法所不容俱不

應得而得者也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將楊廷和王守仁等應復官廕者復其官廕仍給

祭葬贈諡呂柟准賜贈諡以成 恩禮石瑤如法改擬以符名寔其濫叨 恩典如邵元節陶

仲文先經刑部議處外其顧可學等均為冒濫名器可惜合當追奪以昭 明法者也再照錄

忠恤罪 聖朝厚下之典也觀過而知仁 明主鑒物之公也臣等又訪得如文臣之中如曾

銳楊守謙商大節翟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等究其 禍之迹原其為 國之忠生則未雪

死而益明武臣之中如周尚文者出謀宣力功在邊疆 恤典未給人心稱屈茲當 聖仁湛

濡之時正煩寬洗濯之會諸臣之 恤典似當應給以廣殊恩者 也再乞 敕下該部一並

酌議 請自 上裁仍通行各該撫按遵照 詔書廣求博訪凡大臣恤典果有應得而未得

及不應得者各宜悉心甄別以宣 上德亦不得曲意徇物濫及庸劣庶幾 恩之所敷潛晦

不遺義之所抑回愚莫遂勸懲之典行而風世之道備矣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一本開讀事臣惟 國家之禮大臣其生也固重其爵祿以寵異之其歿也亦必優其 恤典以旌褒之所以示君臣一體之義終始存歿無間也然是 恩寵之澤予奪出自 朝廷之上忠良之臣固在所必加其匪人惡德亦不使得以倖及焉蓋加於忠良則為公及於匪人則為僭公而不僭則君子以勸小人以懲此固人君奉天而不私而寔默寓勸懲之機於其間也臣伏讀 皇上登極之詔內一欵有曰一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 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有以仰見 皇上之新政固將欲使之聞見查得已故原任刑部尚書林俊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舉成化戊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屢陳讜言忠誠剴切抗犯顏敢諫之節尚簡素清約之風迭仆迭起朝野推重在四川則撫勦藍鄙之劇寇在江西則裁制寧藩之逆萌功尤不泯暮年遭際保終完名居家構疾具疏預辭身後 恤典竟為不合者所忌乘機排阻至今公論惜之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舉弘治己未科進士筮仕三十餘年敷歷中外所至有聲而討江西宸濠之叛平廣西思恩田州及斷藤八寨之賊功烈尤著且博極經史究心理學倡明良知之訓洞暢本源至今為人士所宗不幸其歿也遽為忌者疏論遂削去伯爵并 恤典贈諡迄今人以為恨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廣東廣州府增城縣人舉宏治乙丑科進士歷官三十餘年立朝正大重厚有休休有容之風治事經緯詳明有濟世匡時之畧尤倡明

正學以接引後進為己任自始至終孜孜不倦凡所造就多為時名流致仕家居逾二十載壽考而終其子孫曾陳乞恤典贈諡未蒙先帝俞允至今眾論咸以為歉已故原任南京工部

尚書吳廷舉廣西橫州府千戶所人舉成化丁未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機略優長節操素勵

犯逆瑾之怒而剛正不回諭桃源之寇而誠信久布且始終一介不取歿後殯殮無資廉潔高

風古今鮮儷訪其贈諡尚亦未與云已故原任戶部侍郎唐胄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舉弘治

壬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始終正直不少變易迭任藩臬巡撫勞伐最多在部建議陳言忠

謹更切後以忤旨被杖削籍眾皆非之昨吏部題請雖以復職贈官而祭葬並諡未議猶為

缺典以上五臣其任職先後雖稍不同而負忠良重望則無二致明詔所謂應得恤典而

未得者此其最也又查得已故原任禮部尚書顧可學其先後居官臣無暇論已獨其晚年挾

持邪淫誕術干求進用因而濫叨恩賞穢濁清曹迄今輿論咸羞稱之其始而鍊合秋石繼

而鍊製紅鉛妄行進御至使方士人等踵跡效尤皇上所謂王金陶倣等妄進藥物致損

聖躬臣愚以為若誅求首惡則顧可學尤不容遁矣其存日既倖逃刑憲不與方士人等同

就誅夷則其死也甯可復使之冒濫朝廷恩賚於泉下也哉明詔所謂有不應得而得者

此誠其最也夫表揚善類則天下皆知為善之利排斥姦諛則天下皆知肆惡之非乃治世所

不容緩者伏乞敕下該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林俊王守仁湛若水吳廷舉唐胄五臣

查照舊例一體追補贈諡祭葬廕子等項顧可學前後所冒官職贈廕等項盡行削奪其王守

仁伯爵應否承襲並行集議題 請取自 上裁如此庶乎予奪明而 恩威不感賞罰當而  
勸懲以昭矣再照臣子寃抑久當獲伸 殊恩濫竊終宜釐正如已故原任吏部尚書李默生  
平博雅能文清修鯁介居官守職茂著風猷止緣入柄銓曹不阿權勢遂致奸人乘望風旨竟  
爾擠排含冤囹圄齎志而死今際遇昌時彼泉壤之下甯無昭雪之望乎已故原任江西副使  
汪一中在昔統兵征勦始而無料敵之明繼而無禦敵之策坐使狂寇衝突命殞兵殲較之守  
備不設誠為一律倘若憫其死事姑不追論存其官職猶或可也乃隆忠贈廕崇之貌祀其為  
冒濫不已甚乎當時與一中同事者僉事王應時也應時被虜贖回尋冒陞秩旋被參論落職  
觀應時不當冒陞則一中不應贈廕明矣再乞 敕下該部查議將李默一臣比照遺詔恤錄  
之典復其官職加之贈祭少雪冤魂將一中一臣遵照 明詔不當得之旨奪其贈廕祠祀俾  
毋終辱 明典則予奪益彰而淑慝益著未必不為 聖朝平明之治少裨也奉 聖旨該部  
知道

請從祀疏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取定向謹題為應 明詔乞 褒殊勳以光 聖治事  
恭惟皇上御極之初 詔下中外搜剔幽滯 恤錄往忠鼓動寰宇凡有血氣者靡不競勸矣  
伏思原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者雖經科臣列舉題 請顧其功在 社稷道啟羣  
蒙是猶未可以概凡論也臣敢特為 陛下言之臣伏聞 武宗初年舊邸宦官有馬永成劉

瑾等時號八虎置造淫巧蠱惑 上心日進走馬飛鷹導為娛樂不令親近儒臣講學修德耽廢萬幾時科道官諫不聽戶部尚書韓文泣血苦諫不聽左右輔臣時時密諫不聽以致海內洶洶思亂盜賊蜂起天下騷動江藩震濠由此乘機竊發謀危 宗社時非守仁在贛倡義擒滅今日之域中殆有不忍言者矣此其功在 國論章章較著人所共明也及宸濠既擒太監張忠及許秦等復又誘惑 武宗以親征為名巡幸南都其實陰懷異志欲逞不軌時 宗社之危益如累卵矣全賴守仁握兵上游隨機運變各惡潛自震懼 武宗因得還京厚終於以啟先皇帝建我 皇上今日萬世無疆之業此其功甚鉅而為力尤難其迹則甚隱矣至其倡明道術默贊化理未易言述即舉所著拔本塞源一論開示人心猶為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頌我 皇上太平無疆之治者尤非淺小此其功則百千世可頌者也在昔 先皇帝入繼大統首議錫爵進秩遣官存問即欲 召入密勿以咨啟沃維時輔臣桂萼者妬其軋已陰肆擠排故薦令督師兩廣竟使貴志以歿尋復構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扼腕悼歎而不置矣伏惟 皇上俯垂軫念 勅下廷臣虛心集議 特賜復爵贈諡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也臣竊又伏思為此請在 國家詔功彝典當如此耳乃若篤忠效知之臣其心惟願 國家永靈長之慶而不願有建功之賞惟願 朝端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伏惟 皇上省覽及此深惟往事之鑒益弘保大之圖而左右臣工共明一體之學頓消有我之私則守仁之道即已表章於今日而守仁之志即已獲伸於九原矣即今奕世既



窮水言銷滅亦其所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無任祝望激切隕越之至為此專差舍人丁憲貴捧謹題請 旨奉 聖旨禮部知道

題贈諡疏

吏部一本為開讀等事節該本部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科道等官會舉已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等官各應得 恤典等因除祭葬照例給與外據贈官備咨前來本部俱經照例題奉 欽依外准吏部咨該翰林院接出揭帖某人等因開 送司案呈到部查得贈諡官員例應給與 誥命本部欲行翰林院撰文中書舍人關軸寫臣等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撰述官 員 誥命 軸○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今贈新建侯諡文成○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今贈太保諡文忠○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今贈少師諡文定○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石瑤今贈少保○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喬宇今贈少傅諡莊簡○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今贈少保諡肅敏○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豹今贈少保諡貞襄○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今贈少保諡襄毅○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王景今贈少保○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梁材今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原任禮部尚書汪俊今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原任刑部尚書喻茂堅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劉詵今贈太子少保○原

任刑部尚書林俊令贈太子少保諡貞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令贈太子少保諡清惠○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令贈太子少保○原任兵部左侍郎張漢令贈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程文德令贈禮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令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呂柟令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銑令贈兵部尚書諡襄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守謙令贈兵部尚書諡恪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商大節令贈兵部尚書諡端愍○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江曉令贈工部尚書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繼魯令贈兵部左侍郎諡清愍○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佐令贈禮部右侍郎○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方令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令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原任刑部左侍郎劉玉令贈刑部尚書諡端毅○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浹令贈少保諡恭肅○原任太僕寺卿楊勗令贈右副都御史諡忠節○原任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令贈光祿寺少卿諡文萃○原任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令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

題遣官造葬照會

工部為開讀事書填堂字一千八百二十號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  
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計開一件開讀事屯田清吏司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

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修等題前事該本部看得大學士蔣冕性行朴忠學識雅正當武朝南巡之日而協謀靖亂共成康定之功遇先皇繼統之初而秉正立朝克效贊襄之職乞身遠引似得進退之宜潔己令終無損平生之譽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尚書汪俊秉剛介之性持廉慎之操筮仕詞林而再蹶復起生平之制行可知繼司邦禮而百折不回立朝之節槩具見潔已無慙於古道歸田見重於鄉評尚書喬宇才猷博達德量宏深預計伐叛濠之謀而留都賴之以不聳持法落逆彬之膽而姦萌藉此以潛消入掌銓衡公明懋著晚歸田里譽望彌隆左都督周尚文志本忠勤才尤清耿深謀秘略克成保障於雲中銳幹強才久震威名於閩外近年良將在所首稱身後恤典委難報罷以上諸臣論其職任才猷不無差等之別要其官常人品均為賢碩之傳所當厚加恤典以優異者也尚書喻茂堅歷官中外積有年勞守己始終並無言論尚書王杲持身清慎任事剛方謫死本無非罪大節委有可加以上二臣所當照例給與祭葬者也相應題請合無將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左都督周尚文各照例與祭九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尚書汪俊與祭二壇尚書喻茂堅與祭二壇尚書王杲與祭四壇移咨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行各該布政使備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等因題奉聖旨將冕喬宇周尚文王守仁汪俊各照例與祭葬還同

呂柟俱與他諡石瑤准改諡其餘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為審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病故大臣照依今定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自行造葬不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公私無過或曾歷邊務建立奇功及經帷纂修效勞年久此等官員合照舊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請定奪等因題奉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坟開墾工料價銀則例准擬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王守仁汪俊喻茂堅王昶都督周尚文俱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及效勞經帷纂脩並建立邊功俱應差官造葬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及查見今行人司並中書等衙門俱缺官不敷委用合候命下之日容職等查順便省分行移事簡衙門查有應差官員或一人兼差二三省本部照例各給批文定限仍行兵部應付各官前去各該布政司比號相同著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擬定價值派辦各該布政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坟處所依式造葬各畢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各該布政司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攷等因隆慶元年六月初八日少傅本部尚書雷等具題本月初十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合連送司仰類行各該布政司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例欽遵造葬施行等因連送到司各付前去類填施行計開浙江布政司派辦已故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係京二品文官造坟工料價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每名出銀一兩通共該銀四百兩正右照會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准此隆慶元年

六月十七日對同都吏王宜 開讀事右照會浙江布政司當堂開折

祭葬劄付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為開讀事禮房准戶部勘合科付承准 禮部以字四千二百五十二號勘合照會前事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欽奉 詔書內一欵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

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會同科道官復加詢訪公同面議舉得尚書王守仁奇勳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愈隆於身後應得 恤典而未得者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

恤典未給將王守仁應復官廕者先復其官廕仍給以祭葬贈諡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

來說欽此欽遵鈔出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回稱王守仁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王守仁病故各回報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並見行事例文官見

任並致仕者二品病故祭二壇又查得凡伯爵管事有軍功者祭七壇工部造坟安葬又查得先為比例乞 恩贈諡事節奉孝宗皇帝 聖旨今後有乞恩贈的係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

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槩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著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恤典一節

朝廷所以崇獎賢哲褒答忠勞表章於既往激勸於將來其典至重其法至嚴者也若使有

當得而不得有不應得而濫得者又何以示教戒於天下而公是非於後世耶茲者躬遇我皇上嗣承大統典禮鼎新正人心爭自濯磨之始而 明詔所及特開釐正 恤典一欵言官

奉 詔諮詢陳列上請無非祇承 明命以公勸懲之意相應議擬為照新建伯兵部尚書王  
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  
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所當  
厚加 恤典以示優異者也臣等參稽公論查照事例明白相應題 請合無將新建伯王守  
仁與祭七壇照依品級造葬仍乞 賜諡易名以表潛懿其爵廕移咨吏部查議外合候 命  
下行翰林院撰祭文並擬諡號工部差官造塚安葬及行該布政司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  
布政司堂上官致祭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不敢定擬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元年四月二  
十七日日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 等具題二十九日節奉 聖旨王守仁照例與祭葬還  
與他諡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  
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  
連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為類填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浙江布政司照依勘合內  
事理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備承移付准此擬合就行為此除外劄付本官照劄備承照會內事  
理即便轉行該縣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完備擇日申請本司分守該道親詣致祭施行  
畢日將用過官錢行過日期明開動支何項銀數備造青黃文冊三本申報以憑轉繳施行毋  
得違錯不便須至劄付者 計開 一祭文

諭祭文

維隆慶 年 月 日

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某官某 諭祭原任新建伯兼兵部尚書贈新建侯王守仁文 曰惟卿學達天人才兼文武拜官即署抗疏以斥權姦擁節江西仗義而討凶逆夷夷大難茂著奇勳又能倡絕學於將湮振斯文於不墜豈獨先朝之名佐實為當代之真儒顧公評未定於生前致恤典尚缺於身後朕茲嗣統特用頒恩爵陟侯封申錫酬功之命諡加美號庸彰節惠之公冥漠有知英靈斯烈

首七等文

曰惟卿學採洙泗之奧才為管葛之儔直節著於立朝奇功收於定難德既茂矣勳莫尚焉方膺顯命以馳榮遽罹讒言而褫爵公評殊快恩寵特加首七莫追載頌諭祭服茲明渥用慰幽靈 終七百曰文同但改首七為終七又改終七為百日

下葬等文

曰惟卿學問淵淵謀猷敏練接千載聖賢之正脈建萬年社稷之奇功久被浮言莫伸國是雖爵隨身廢而名與道存茲當窆窆之期用責幽泉之寵歆茲彝典獎爾忠魂 暮年除服文同但改窆窆為周菴又改為禫除

一祭品

猪一品 羊一腔 饅首五分 粉湯五分 果子五色

每色五斤

按酒五盤 鳳雞一隻

燭一對

燭一對重一

燭魚一尾

燭魚一尾

酥餅酥餛飩

各四

湯雞一分

湯雞一分

湯魚一分

湯魚一分

降真香一炷

降真香一炷

右劄付紹興府准此

四日申時發行紹興府

江西奏復封爵咨

劄付押

任士憑

十六日到府

隆慶二年二月十三日對同通吏朱椿

任士憑

入遞不差人

開讀事

十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 為開讀事據江

西布政司呈奉職按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倡亂

之時仗義勤王奮身率眾中間分兵遣將料敵設謀斬獲功次擒縛渠魁等項是否的有實蹟

可據地方蕩平之後羣情果否誦功爵廕削除以來羣情果否稱枉即令應否准其子孫世襲

逐一備查明白作速會 奏施行等因備咨前來案行本司會同司道查議詳報並蒙巡按江西

監察御史蘇 案驗奉都察院勘劄同前事依奉行據南昌府呈據南昌縣申稱故牒府縣

儒學師生及喚通縣者民坊里陳一鳴等並質之鄉官原任侍郎等官曾鈞丁以忠劉伯躍胡

植等逐一查結得宸濠陰謀不軌已將十年蓄養死士招集盜賊一旦舉事勢燄熾灼於時本

爵方任南贛都御史往閩勘事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行至豐城聞變即旋吉安督率知府

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約會該府鄉官王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暴揚逆濠罪惡

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士民知有所恃而壯膽逆黨知有所畏而落魄夫本爵官非守土而



討逆之命又未下一旦舉大事定大謀此非忠憤激切克悼大義者不能也至七月初二日逆濠留兵萬餘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本爵晝夜促兵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十八日分布督遣知府伍文定等攻廣潤七門二十二日破賊盡擒逆惡二十四日逼黃家渡二十六日逆濠就擒不延時日江省底定此非謀略素定料敵若神者不能也夫逆濠一大變也以六月十四日起事以七月二十六日蕩平兵不血刃民不易市即本爵之勳烈誠與開國同稱迨先帝登極大定公典論江西首功封本爵為新建伯給券世襲此固報功之盛典而江右咸稱快焉繼因平蠻病故朝議南甯之事霍韜黃綰諸臣奏疏甚明竟扼於眾忌而天下咸稱枉焉邇者為開讀事科道等官疏欲復其世襲此公道之在人心不容泯也昔開國文臣劉基以武功封誠意伯停襲百餘年嘉靖初特取其裔世襲夫本爵學貫天人才兼文武忠揭日月功維社稷恩庇生民擬之劉誠意不相伯仲倘蒙覆奏准其世襲扶植崇德報公之公道興起忠臣義士之世教等因並據本縣儒學生員王緝等結報相同備申本府轉申到司據此隨該本司左布政使曹三暘右布政使程瑤會同按察使張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文光分守南昌道左參政方弘靜分巡南昌道僉事嚴大紀會看得原封新建伯王守仁正德十四年督撫南贛之時於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往福建勘事時宸濠謀為不軌欲圖社稷本月十四日擅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並執縛都布按三司官及府縣等衙門大小官員俱囚之盡收在城各衙門印信及搬搶各庫藏一空釋放在城各司府縣見監重囚舟楫蔽

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次日日本爵在於豐城舟中聞變疾趨吉安集兵勤王行至中途尤恐兵力未集若宸濠速出難以遽支乃間諜揚言 朝廷先知甯府將叛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准兵部咨調遣各處兵馬暗伏要害地方以伺甯府兵出襲殺復取僂人數輩將公文各縫衣絮中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發間又捕捉偽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本爵佯怒令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僂人果於衣絮中搜得公文宸濠遂疑懼不敢即發十八日至吉安督率本府知府伍文定臨江知府戴德儒贛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等調集軍民召募義勇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戰船 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致仕養病丁憂間住及赴部調用等項一應鄉官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又恐宸濠知其調度覺其間諜發兵速出乃密使偽國師劉養正家屬及平日與宸濠往來鄉官陰致歸附之意以緩其出直伺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宣布 朝廷威惠暴露宸濠罪惡又度兵家決勝之機不宜急沖其鋒須先復省城搗其巢穴賊聞必回兵來援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於是佯示以自守不出之計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乃自引兵向安慶本爵探知其出遂星馳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之樟樹鎮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戴德孺等兵各依期奔集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約會齊攻省城廣潤等七門是日又探得宸濠伏兵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密遣兵從間道襲破之以搥城中十九日發市訖二十日各兵俱至信地

我師鼓噪竝進梯緝而登一時七門齊入城遂破擒其居守 宜春王拱祿及偽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宸濠宮中眷屬縱火自焚遂封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先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攝宸濠攻圍安慶未下至是果解圍歸援省城卒如本爵所料於是議禦寇之策本爵斷以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邀擊以挫其鋒衆將不戰而自潰遂遣知府伍文定等分道竝進擊其不意奮死殊戰賊大潰因榜諭城中軍民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嚮道人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宸濠先鋒至樵舍風帆蔽江本爵親督伍文定等四面分布以張其勢二十四日賊逼黃家渡乃合兵交擊噪呼竝進賊大潰而奔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二十五日伍文定等奮督各兵並進礮及宸濠舟賊又大潰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邢珣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方召羣臣責其間不致死力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已四面雲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妃泣別宮人皆赴水死宸濠並其母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人皆就擒矣擒斬賊黨凡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所棄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復遣官分兵追剿殆盡計先後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並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功成而事定矣先是本爵起兵吉安時兩上疏乞 命將出師蒙 朝廷差安遠伯

朱秦即許秦平虜伯朱彬即江彬左都督朱翬即劉翬太監張忠張永等為總督軍務督畫機密等官體勘宸濠叛逆事情前往江西至中途聞宸濠受禽報捷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駕親征江彬許秦等乃倡言本爵始同宸濠謀叛因見天兵親討始擒宸濠以功脫罪欲併擒本爵以為己功又諭本爵欲將宸濠放至城中待駕至列陣重擒本爵不可遂各引兵至南京候駕本爵乃力疏請止親征九月十一日親自諒帶官軍將宸濠並宮眷逆情重犯督解赴闕扶病前進行止浙江杭州府又遇奏差太監張永齊駕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定奪本爵遂按行浙江按察司轉呈太監張永會同監軍御史公同該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並宮眷等項逐一交付明白轉解於是江彬等日夕謀欲奪功欲反坐本爵並擒為功賴張永極力辯護得免時本爵功高望重頗為當路所忌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為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錫以銀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奉天副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並妻一體追封本爵累疏辭免明年嘉靖改元本爵丁父憂四方來游其門講學益眾科道官迎當路意劾公偽學服闋例該起復六年不召江西輔臣有私憾本爵者密為進讒以阻其進嘉靖六年廣西岑猛倡亂兵部論薦本爵總督四省軍務前去蕩平又成大功時本部力參其擅離職役及參其處置廣西思田八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時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明年江西輔臣復進密揭命多官會議遂削世襲

伯爵並當行 恤典皆不沾被矣等因到職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前事已經案行該司會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職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朝宗參看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叛逆之日正督撫南贛之時宸濠之未發也若非勦平利頭等策則勇知絕倫之徒皆為賊所用必大肆蔓延之禍及宸濠之既發也若非行間以緩其出則四方大兵之眾非朝夕可集必難為撲滅之功督伍文定督戴德儒督邢珣等同心協力足見分兵遣將之能係省城係黃家渡係樵舍決勝若神信有料敵設謀之智斬獲功次具載於紀功之冊而擒縛渠魁甚明於交割之文且奮身率眾之勞皆歷歷可據仗義勤王之舉尚昭昭在人先與後擒乃濠黨利己之誣本不足辯而其中原以北終不能攻陷金陵以据者要皆本爵至微之謀論之今日江西死節皆蒙 贈恤生存皆獲撫安孰非本爵勤勞之舉地方蕩平之後誦功者載在口碑爵廕削除以來稱枉者孚於士論蓋較之 開國元勳若非同事而擬其真安 社稷則與同功但世襲之典事體重大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輕議為此除具題外今備前由理合移咨貴部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吏部隆慶元年十月十一日行 說堂 十一月十三日到

浙江巡撫奏復封爵疏

王得春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

題為懇乞

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臣惟人臣報國之忠致

身之義雖得之天性然其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實賴君父在上有以握其機也臣會同提督軍門趙 竊見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為浙江餘姚人方正德己卯甯庶人宸濠謀反時守仁以

南贛巡撫提督軍務奉旨前往福建勘處叛軍道經豐城聞變乃潛回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等誓死討賊當是時也宸濠以數十年逆謀發之一旦遠邇駭震內而武宗皇帝左右近習多昏酣宸濠賂遺甚有與之交通者外而孫燧許逵同時被害三司而下多就拘囚又遣其黨分收諸郡邑印信逆餒所董視湖湘閩浙不復在目中帆檣東下日蔽江塞遂破南康九江如摧枯拉朽急攻安慶直瞰留都東南事勢亦孔棘矣守仁以書生民非素屬地非統轄兵非素練餉非素具徒以區區忠義號召豪傑倉卒調度誓死討賊其報宸濠謀反疏曰臣以區區之處誠為討賊之舉務使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据夫觀守仁血誠之言其忠義根諸天性者固將昭日月而貫金石矣而其牽舉動搗巢穴之見智勇殊絕視宸濠真為囊中物耳宸濠固兇狡竟莫能逃繼之南昌破而巢穴平矣宸濠返而渠魁執矣不兩月間地方底寧朝廷無徵兵遣將之煩地方臻反亂為治之效此功在社稷甚為奇偉乃天祐國家生此偉人而其誠與才合蓋有追蹤乎百代之上者矣使是時而非遇守仁使守仁以南昌非故屬不以討賊為己任即使討賊張虛聲待奏報而不速為撲滅之計臣等知東南安危未可必也即使朝廷之上聞變急圖遣將得人供餉得人調度得人未免延緩日時及其勘定又不知所傷人命幾何所費糧餉幾何所費爵賞幾何所損國家元氣幾何此守仁之功所以為大也奈何功雖成矣而姦黨忌嫉不惟爵賞不及抑且媒孽多方又賴天祐我國家不使忠義抱屈終身幸遇世宗皇帝入繼大統即位未幾首錄守仁之功封新建伯

世襲部下伍文定等陞賞有差當是之時海內之人又莫不以世宗皇帝能賞忠義之勳亦莫不以守仁之功為足以當封爵而不媿也是時守仁雖膺封爵徒淹家居未嘗一日柄用嘉靖六年間始起奉勅討兩廣叛目盧蘇王受等既平以衝冒炎瘴病篤具疏辭官不待報而歸至江西南康地方病故夫以守仁江西之功論之誠已竭夫報國之忠以兩廣之還跡之又未失夫致身之義俱無以議焉者祇以當時大臣有忌其兩廣功成疏中未敘已者乃從中主議謂其不俟命而行非大臣體遂有旨削襲爵臣等嘗為守仁寬之何則假使守仁詐病而歸與地方未平而急身謀誠為可罪然地方已平矣即不病亦當聽其辭歸以彰朝廷均勞大臣之義矧地方已平而又病病又篤卒死於道路而人猶執其跡以罪之寬亦甚矣茲幸我皇上御極即位一詔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凡平日內外大小臣工或一言有益於國家一行有益於生民者無不恤錄若守仁者其伯爵之襲臣等固謂其為皇上新政第一事也況經言官疏請往復行勘海內臣工萬口一詞咸以守仁伯爵當襲臣等謬膺撫按浙江為守仁桑梓地其得之公論稽之羣情揆之國典祭諸守仁討賊之心之功其伯爵誠宜使襲而不可泯者且方今南北多事北虜尤甚皇上宵旰九重內外大小臣工非不兢兢圖謀思以陳見伐虜悃誠而犁庭掃穴之績尚未有能奏者臣等誠謂皇上宜籍守仁報國之忠致身之義皇上俯採公議復其襲爵將見內外大小臣工莫不以守仁忠義不白於正德之季我世宗皇帝能白之又稍抑於嘉靖六七年間我皇上今日又獨能察而伸之莫

不相率激勵於守仁之忠義以報 皇上矣其為聖政之光豈小哉伏乞 敕下吏部再加查  
議節次言官奏疏亟為上 請守仁幸甚天下幸甚緣係懇乞鑒忠義復寵爵以光 聖政事  
理為此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題請會議復爵疏

吏部題為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 題 云 等因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 等題同前事

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按查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內開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

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即署而抗疏以犯中饋甘受炎荒之謫建臺

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 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

身終爵廢仍咨吏部查議施行等因到部除新建伯王守仁照例追贈新建侯已該本部具題

奉有諭 旨外所據世襲一節當 武廟之末造江西宸濠突然稱變事關 社稷本爵親調

官兵一鼓擒之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較之靖遠威甯之功良亦偉矣但因南甯之事

停襲歲久一旦議復事體重大相應就彼再行查勘以昭公論已經備行移咨去後今該前因

續該奉本部送吏科鈔出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

題 云 等因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 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

遵鈔送到司通查按呈到部查得王守仁以正德十四年討平逆藩宸濠之前該本部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並妻一體追封欽此嘉靖八年正月內為推舉才望大臣以安地方事該本部會題節奉 欽依王守仁伯爵姑終其本身除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爵人於朝賞延於世昔 聖王所不能廢即如王守仁削平宸濠之變功在 社稷豈有僅封伯爵止終其身之理所據南北兩京科道官江浙兩省撫按官交章論薦於四十年之後實惟天下人心之公是但事體重大必須廣延眾論本部難以獨擬合候 命下容臣等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從公詳議如果新建伯應該世襲具寔奏 請茶候 宸斷緣係開讀事理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

會議復爵疏

吏部尚書楊博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題為

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巡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 題為

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案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

云 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臣朱 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

官馬等議得戡亂討賊者固人臣效忠之常崇功懋賞者是國家激勸之典已故新建伯王

守仁本以豪傑命世之才雅負文武濟時之略方逆濠稱兵南下也正值

武宗巡幸之時虐斃黃灼所至瓦解天下之事蓋已岌岌矣本爵聞變豐城不以非其職守急

還吉安倡義勤王用敵間張疑兵得跋扈竟尾之算攻南昌擊樵舍中批亢搗虛之機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姦冗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宜其功尤偉仰蒙

先帝知眷圭符剖錫之賞已榮於生前不幸後被中傷山河礪帶之盟尚靳於身後此誠四十年未備之缺典海內人心興滅繼絕所望於

皇上者誠不淺也先該南北科道官交章騰薦公論益明近該江浙撫按官勘報相符功次甚確所據新建伯爵臣等稽之

令典質之輿情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但封爵重大係干

特恩臣等擅難定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著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已經查取應襲兒男去後今據浙江布政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內開勘據該圖里鄰呂本隆等結稱王正億見年四十三歲原係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繼妻張氏於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生嫡長親男向因伊父先年節次勦平南贛樂昌等處山賊

恩蔭一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本官見任前職並非旁枝過繼亦無別項違礙相應承襲伯爵等因給文起送到司擬合起送為此除給批付本官親齎赴部告投外今將前項緣由同原來結狀理合備送咨呈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浙江布政使司查勘過見在錦衣衛副千戶王正億委係新建伯王守仁嫡長親男並無違礙相應承襲一節既經奉有前項

明旨合無將王正億准其承襲新建伯爵以後子孫世襲但

恩典出自朝廷未敢擅便等因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是王正億准襲伯爵欽此

### 再議世襲大典

吏部等衙門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等官楊博等題為懇乞

聖明再議世襲大典以服人心以重名器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案查先為

開讀事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辛自修等及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等各奏薦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爵蔭等因該本部題奉

欽依備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去後續該江西撫按官任士憑等查勘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

應復伯爵等因又該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會薦前來隨該本部題奉

欽依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議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姦宄蕩平坐胎

宗社磐石之固較之 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甯其功尤偉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等因奉

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遵著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新建伯王守仁一事始而江西撫按勘議繼而府部科道會議揆之公論似亦允協乃今南京十三道官復有此奏係干賞延重典臣等難以獨擬合候

命下容本部仍照例會同在京應議各官覆議明白具奏定奪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五月十五日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查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今該前因臣等

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尚書劉體乾等議得

國家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

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

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蔭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鄰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

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威甯姑置不論即如甯夏安化之變比之宸濠難易迥絕遊擊仇鉞於時得封威甯伯人無間言同一蕃服捕反何獨於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蔭錦衣衛於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闕難以輕擬

次會題

新建伯王正億不必改議